

回廊战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Vol. 12

2023 / 05

本期封面画师
灰烬木蛇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在回归线的一周年，借助本次“if”的主题，让我来讲个故事吧。本篇卷首语已获得“她”的许可。

2015年4月，八年前，在浙江的一个渔村，我见到了那个孩子。她打着赤脚，在海滩上和一群人一起拉着纤绳。这是个女孩，个子很高，削瘦，年纪不大，灰头土脸。24小时前，接近20公里外的会议室里，本地教育部门例会上，发言人还在对好看的升学率大做文章。

我走过去，问她上课时间为什么不去学校。她摇头。我问她，你知道为什么海是蓝色的吗？她没有说话，海的波涛拍在我们脚边，做出了否决。我问她，想学习吗？她回答我，不让。

时过境迁，八年过去。这个孩子已经进入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两个月前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去世了，喝农药。她还告诉我，她决定好了未来的方向，在做三年学术，然后投身应用。她谈吐清晰，逻辑缜密，丝毫没有八年前的影子。她也曾在回归线刊登过文章，也许不少读者见过那一篇或几篇小巧玲珑的思想结晶。那时的我想，真好，教育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然而我却又有一点后怕——若是当时的我没有出现在那个渔村，她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人生长远，却能被一点小小的助力推动，奔赴向另一个结局……

我问了她这个问题，她笑着说，也许会不公平，但这就是生活吧。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话，困苦也不算什么。再说了，究竟是改变的环境改变了她呢，还是不变的她在新的背景环境中走向另一条人生轨迹呢？

在本月月刊中，我们将跳脱出原本的故事框架，在争取尽可能少偏离故事原本人设的条件下，将人物置入笔者斟酌而诞生的背景——人生长远，人本独立，然而或许一点点额外的推波助澜和背景置换，能诞生新的意义——或是两人之牵绊，也许幼稚，也许深沉；或是一人之回首，一点恍恍，一点悲伤；又或许，是漫长旅途中的过客无意间种因得果，让一个世界在大火中涅槃……

欢迎阅读《回归线》。本杂志的全体编绘人员意在探寻二创的“回归线”，表达作者的“意志”，满足读者的“趣味”。在本期，我们将假想，假想“if”，并探索这些“if”的衍生。让我们看看，究竟是另一个开始，塑造另一个故事……还是另一个开始，带来另一个结局。



目录

1	卷首语	广英和荣耀
4	两个孩子	Sta-Arrogante
7	牵牛花之约	安魂夜绅士
11	卡兹戴尔的海岸线	妖书鬼话
20	加州旅馆	亚麻
26	菩提	万能的小黑
46	干员秘闻	
48	漫画	MIMICAL
54	回归线 1 周年特别企划	
62	征稿启事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粥铺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 系 我 们 —

TCA_doc@163.com

本期禁止印刷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两个孩子

© Sta-Arrogante

Artist
LOFTER@白清荃

责编
瑶濯

话说卡兹戴尔某社区中住了两家人，
分别养有一女，相交甚欢。

话说卡兹戴尔某社区中住了两家人，
分别养有一女，相交甚欢。这个相交甚欢
自然指的是三位成人，而非小豆丁们。

赫伊家的 W 是个捣蛋大王，炸天炸地
炸空气，害得周遭不少邻居中招，灰头
土脸地叩人房门。

实在抱歉，我们会原价赔偿，是，是，
是的，我们会的，下午五点钟我们会带着
W 登门道歉。

赫德雷态度越是诚恳，伊内丝便越是
愠怒。怎么办？她现在就想揪回罪魁祸首，
好好呵斥一通，再把她的小屁股打开花。

当然，受害者之中，要数博士最倒霉，
怪就只怪她是 W 的邻居、同学，甚至同桌。

二人结缘，或许称之为结怨更准确些，
咳嗯，二人结怨于四岁那年。Scout 独自
带着博士搬进社区，刚一落脚就要为装修
焦头烂额。好在博士乖巧，一堆沙，一把
铲，能玩到夕阳西坠。某个清晨，闯了祸
的 W 在院中罚站，百无聊赖，四下张望
之际瞄见沙堆旁的博士。

新搬来的？看着好像不太聪明，哼
哼……

W 深受赫伊熏陶，是个彻头彻尾的
行动派。悄声靠近，左脚一扫，铛铛！人
形胡萝卜！

她大笑着跑开，将栽进沙堆的博士留
在原地。

几次三番皆是这般，Scout 决心要抓
她现行，哪成想呢，这倒霉孩子是老友赫
德雷家的女儿，哪怕再想为博士出口恶气，
也是难了。

是是是，我不能调皮，不能往小笨……
博士的果汁里倒胡椒，不能在她鞋子里放
毛毛虫，你们和博士的爸爸，Scout 是好
朋友，我和博士也该是好朋友，相亲相爱，
互帮互助。

W 念经似的重复个不停，心下却说，
噫……有够肉麻。好在伊内丝不耐烦地挥
了挥手示意她停下。

够了，W，我们要的是你的行动，而
非口头承诺。

知道啦——

Scout 置办完住所后经常带着博士登
门拜访，同老友小聚寒暄，饮茶看报。奈
何实在忌惮那小魔头，不免三心二意，支

棱着耳朵听楼上响动,生怕自家宝贝吃亏。

可防不胜防。

小家伙们在伊内丝的监督下安安静静地用蜡笔画画。W画了自己设计的无敌炸药,而博士则画了自己和Scout,不时甜滋滋地笑。

不巧伊内丝临时接到通知,需要回公司核对工作进度,匆匆下楼,独留二人在房间。

于是W再次展开了行动。她指了指博士的画,又指了指墙上的画。

看,我的画上有三个人,你的却只有两个欸,怎么回事呀?喔!你还画了一颗香樟树做装饰呢,噗……

博士听出弦外之音,圆脸霎时皱成包

子样儿,气得急了,却只会骂W真烦人。这不怪她,Scout寡言好清静;W家不同,伊内丝与赫德雷终日斗嘴,全叫她学了去。

博士是小傻瓜,小蠢蛋,哭起来鼻涕流那——么长一条,都要聚成河了,哎哟……好脏呀,好丑呀,Scout不要你啦……

博士骂不过,急得哇哇直哭,不由分说扑了上去。霎时间,两人打作一团,起先博士还能借着体位优势捏揉W的脸,可她生得瘦小,几下便被W反控在地,只得无助地蹬动双腿,任由W攥着肉拳头“揍”。

打闹声引起二人主意,意识到小祖宗们又闹起了别扭,忙不迭赶去,一人一个



拉扯开来。

博士不服，对着空气挥拳踢腿，吼出几声带着哭腔的“讨厌你！讨厌 W！”

讨厌二字对孩童而言，太有分量，哪怕是油盐不进的 W 听罢也不由一颤，短暂的语塞过后是惊天响的回击：

我也讨厌你！最讨厌你了！

两个大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当晚，博士在 Scout 的床上哭到打嗝，W 郁闷地在房间里打转转，满脑子都是伊内丝那句好好反省，想通了再出门。

互扯头花嘛，得有来有回。兔子急了会咬人，博士急了更是如此。

五天后，Scout 驱车接博士回家，却望见她涕泗横流，跌跌撞撞奔向校门的模样。Scout 第一时间猜测 W 又捉弄她，细细问过后才得知，原来她把人家给咬了，估计伤得不轻。

W……W 就、就摇头，说不痛，我就继续咬，怎么咬她都说不痛，一点儿也不痛。

说到此处，博士内疚得无以言表，又落下几颗金豆豆，小手攥着 Scout 的衣袖，嚎啕大哭。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我知道博士现在很难过，我们去给 W 道歉就好，W 会原谅我们的。

Scout 从后座拎来好大一袋零食，又揉了揉她的发顶。

嗯……

博士点了点头，小鼠般窸窸窣窣地翻动零食袋，找出 Scout 每次都买给她的、被 W 偷吃过好几回的曲奇饼干，装进钩织毛线斜挎包里，而后抽抽搭搭地牵 Scout 的手，去给 W 道歉。

伊内丝晓得自家这个不是省油的灯，循循善诱，果真问出了点儿实情。哈，又

是 W 先惹博士——她在她作业本上画鬼脸。

我是……我……我想给她……道歉，谁能想到她那么笨呀！看都不看就给……交上去了……

道歉？

伊内丝不禁挑眉。她什么时候良心发现的？

任课教师发现鬼脸后，第一时间将博士叫到办公室去。博士脸皮薄，受不住那般责问，偏又忆起科学课上 W 洋洋得意的神情，胸中幼火到底还是燎了原。

伊内丝边处理伤口，边冷哼揶揄。

你这是咎由自取，赫德雷给你讲过九遍野兽来了的故事，哪怕你只听过一次，也不会闹到今天这地步。

赫德雷的脸色也不算好看，只是听伊内丝这样说了，心中隐隐泛起委屈——她这是嫌我啰嗦？

有这么多吗？

当然。

赫德雷讪讪住嘴，半晌后才把话题扯回来，

W，你的恶作剧要适度。

不消片刻，博士便怯生生坐到 W 身边，问，还疼吗……

W 咧嘴，腾手弹她额头。

一点儿也不疼，话说受伤的明明是我欸，你哭什么？

博士吸一吸鼻子，嗫嚅着开口：

因为……因为我害 W 痛痛……

哈！你那口嚼糖果的烂牙，还没伊内丝的木梳硌得痛呢！

博士嘴一瘪，眼一润，一溜烟跑到 Scout 身边。

……果然 W 是笨蛋，大笨蛋！

牵牛花之约

◎ 安魂夜绅士

责编
瑶濯

她要是今天还能找自己，
飘动的衣摆又会化作一大朵牵牛花。
因为就在今天清晨，在走廊的花架上，
今年第一朵牵牛花开了。

本舰四号舱室的疗养庭院与收治区毗邻，来访的除了一般干员，便是因身心痛苦而辗转反侧的病患。

矿石病并不是令人乐观的病症。有背景的病人，往往早期就能接受系统正规的治疗；发现得晚的，有时靠着运气，如暗索，倒也能暂时躲过一劫。然而更多患者，等到罗德岛救治时，往往已是回天乏术，他们灾厄与流离的一生，就此划上一个契合主题的句号。

不过，倘若治疗取得阶段性成效，疗养庭院的负责人莱娜小姐便会拜托食堂帮忙，做一桌颇具特色的茶点，祝福那位幸运的病人。

那时候，莱娜总能从庭院里剪下几朵时令鲜花，给朴实无华的茶点增添几分亮色：秋天有金桂，冬天有玉兰，春天有玫瑰，夏天有牵牛花。金桂能渍成蜜饯，玉兰能炸成酥，玫瑰能捣成酱，牵牛花……耐养活的花草，经莱娜小姐之手，精心晾干研磨，用来给食物染色，姑且也能发挥一点用处。

但更多时候，她只是守在调香工作室

一角，默默焚上一炉香，告慰受尽苦难后终于得到安息的魂灵。几年下来，做茶点的次数屈指可数，香灰反倒是清了不知多少回。

一个盛夏的早晨，莱娜难得为一位病情好转的患者奉上一桌茶点，待她收拾餐具时，却发现有一朵牵牛花被拿走了，不是被祝福的那个，却是远远坐在旁边，呆呆望着茶点被一点点吃光的。

一个生来患有矿石病的菲林女孩，那天她还十四岁，莱娜至今都还记得。她被带回罗德岛时，源石结晶几乎取代了破布衣服未遮蔽的苍白肌肤，黑色阴翳顺着颈动脉向上延伸——那是病情晚期的征状。可是和那些躺在病床上哀叹着，只希望生命早日终结的不一样，同样饱经苦难的她，眼眸再未变得浑浊，仍像普通孩子那样清澈。她不愿成天被禁锢在病床上，罗德岛的开放区域经常能看到她的身影，这当然也包括莱娜的疗养庭院。

那天她看着幸运的病友大快朵颐，看着那人满怀喜悦离开，趁莱娜收拾的时候，伸手抢走了那朵牵牛花。莱娜那双垂顺的

绒耳被惊得猛跳一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开口：

“小妹妹，这是……”

“大姐姐，你收走了花，会拿去干什么啊？”

“牵牛花易败，不如烘干做成颜料，也算没有辜负它短暂的盛开……”莱娜不假思索地回答。

“啊啊，那么好看的花，就这样浪费了，真是的！”

这个答案显然没有让女孩满意，她冲莱娜撅鼻子，然后将那靛青花朵别在头发上，站起身来扯扯衣摆，朝对方摊开胳膊，慢悠悠转动起瘦小的躯体，嘴里念念有词：

“我是一朵牵牛花，转啊——转啊——

往上爬——”

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宽松肥大，下摆随着她的舞步稍稍扬起，仿佛真是一朵牵牛花，直到她晕乎乎地停下来，头上的花朵终究是滑落下来，挂在她的发绺上摇摇欲坠。

“怎么样，好看的花，就是要这样才对！”

除了疗养庭院，莱娜还在小型温室外的一处走廊种植花卉。

温室小门外面有条一米半宽、六七米长的走廊，走廊尽头却是一堵严严实实的合金板墙。当初基建规划的时候，凯尔希医生打算在收治区附近建一间全封闭急诊



室，绕开舰体已有的采光面，就形成了这条通不到任何地方的走廊。后来莱娜着手设计小型温室，在得到许可后，她清理掉堆积的杂物，搭好花架，又装了扇小门，把走廊也正式纳为庭院的一部分。

走廊阳光充足，莱娜往花盆里面培土，埋下种子，一丝不苟贴好标签，标记每一棵植株的名称、播种日、订单要求和注意事项。她悉心照料着，日月更迭便是两行姹紫嫣红：水仙、燕子花、长寿花、波罗尼，还有牵牛花。通风口换气的时候，叶片便会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唤起莱娜的乡愁。

很少有访客知道这个地方，但即便被偶然发现了，莱娜也不介意有人进来看看，只是会善意提醒他不要去乱动上面的花卉。

牵牛花只在夏天的清晨开放，自从那个女孩到来，莱娜照看得格外勤了，因为两人就是这样约定的。牵牛花的生长离不开光照，但花瓣遇上强光又容易枯萎，莱娜要掐好时间，把植株从花架挪到阴凉处，等女孩来了，再从花枝上剪下来，别在她头发上，看她四处玩耍。

女孩毫不在意自己是晚期病人的事实，密密麻麻的源石块似乎只是她身上的点缀，她经常倾听那些感到人生崩塌的患者的哭诉，笨拙地模仿莱娜的语气去开导他们，然后送上一个温暖又带点硌人的拥抱。莱娜发困打盹的时候，她又会带着刚认识没多久的小病友，悄悄推开小门，采下自认为最漂亮的一朵，替那啜泣的孩子戴上。

女孩在罗德岛上住了将近一年，比无所不知的凯尔希医生所预计的超出三倍有余。这许是一种奇迹，却又是另一种不幸——身边熟络的病友，都一个个先她而去，白天还在发梢荡漾的花，晚上便在一阵无功之劳后零落在地。

没人知道此刻她在想什么。

“大姐姐，我今天的花呢？”一个初夏的深夜，她又来到疗养庭院，摇醒趴在桌子上的莱娜。

“唔……是你啊。”莱娜揉揉眼睛，“最近怎么没见你来呢？”

“嘿，人家的秘密，大姐姐就不要猜了。”

“好——大姐姐不问这个。”莱娜简单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材料，“不过，送你那么多花，问个别的，总可以吧？”

“唔，那得看大姐姐问什么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花呢？”

“花多好看啊，怎么看都好看。”

“是啊，可是再好看的花，最后还是凋谢……”

“大姐姐这么大了，还说这种小孩子话，比我还幼稚。”女孩一贯是爱笑的，只不过今晚看起来有些吃力，“花总是会凋谢，所以在它还开的时候，就要陪它尽情玩耍，别等到没有了才难过。不过嘛——就算那样也没关系，大不了等到明年再陪它一起玩儿，大姐姐你说对吧？”

“你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呢。”

“乐观主义者？大姐姐这是在夸我吗？嘿嘿，谢谢啦。”

“你，不担心……那个吗？”莱娜的手指在半空凝滞片刻，最终点了点女孩身上裸露的位置。

“嘶……一开始从医生那里知道那件事，我想谁都难以接受吧。”女孩扶着桌子，咬牙缓缓坐到莱娜旁边的位置，“但是，光哭也没有用啊。”

“什么时候会死，我也不知道。一开始，只是想努力装出一点开心的样子，因为我不想大家也跟着我难过……”

“可是啊，可是啊，哈哈！装着装着，

就真的开心起来了，花也开了，大家也不哭啦！”

“说到这个……牵牛花还是没开，不过有茶藤，”莱娜剪下身旁香到令人气郁的苍白花簇，“要大姐姐帮你戴上吗？”

“不用不用。”女孩接过茶藤，在耳畔认认真真扎好，“最近换了房间，每天都要做检查，好辛苦哦……不过正好，等人家不用做检查了，说不定它就开了！”

“好，牵牛花等你，大姐姐也等你。”

“嗯，拉钩！”

送走女孩以后，莱娜来到自己那间小温室，拉开小门，打开灯，走到标签写着“牵牛花”的花盆旁，双手撑膝，俯身端详。那花蕾像一个个紧握的小拳头，迟迟不肯舒展，细嫩的藤条却紧紧缠住支架，曲折地往上攀爬。

不知为什么，莱娜开始回想起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等她好点儿了，莱娜想亲自做一桌茶点，用茉莉熏茶，用薄荷拌沙拉，在松糕

上洒金菊粉，往酥饼里填藤萝馅，藏红花并着米饭一起烩，再用牵牛花颜料画一张笑脸……足足用鲜花做成的茶点，让瘦小的她肚子吃得鼓鼓的。

然后，莱娜想教她辨识和培育花草，教她萃取和调制熏香，教她调控患者心理的源石技艺，教她治愈这片苦难大地的学问——就像波登可那样。

对，等她好点儿了，就开始吧！莱娜这样想着，完全没有留意到自己那对绒耳在上下抖动，身后的尾巴徐徐摆晃，宛如随风摇曳的花丛。

几天后，她走了。她在工作室又焚上一炉香，她不知道她离开时是什么心情，但是她想，她要是今天还能找自己，一定会欢欣雀跃，会唱歌，会转圈跳舞，飘动的衣摆又会化作一大朵牵牛花。

因为就在今天清晨，在走廊的花架上，今年第一朵牵牛花开了。

卡兹戴尔的海岸线

责编
广英和荣耀

◎ 妖书鬼话

那里埋葬着卡兹戴尔的过往，
那些断壁残垣会记住这里曾经历过的苦痛，
而那些富有生机的植物正在迎接这片土地的新生。

于巴别塔之前

卡兹戴尔是有领海的，不同于咸水湖，而是真正的海。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开始之前，其中的一片沙滩更是享誉全泰拉的旅游圣地。和煦的阳光，细腻白沙，附近酒庄出产的优质葡萄酒，还有带着咸味的清爽海风，没有比这与夏天更配的地方。

少女模样的萨卡兹沿着海岸线奔跑着，缎带简单装饰的草帽戴在她头上，淡粉色的长发从她的背后倾泻而下，在明艳的阳光下如同华美的绸缎。宽大的素色外套掩盖不住她靓丽的身躯，洁白细腻的脚趾踩在沙滩上，留下一个个小巧的足印，很快被浪花的泡沫冲刷洗净。

你说她暴露在外的源石结晶？

谁会不在乎这个？这可是卡兹戴尔，没有一个萨卡兹敢保证自己一生都不会染上源石病。如果要想自己以后染上源石病不被歧视，至少要从歧视其他源石病人做起。

在卡兹戴尔，这是所有人公认的常识。

“凯尔希，博士，博卓卡斯替，看！”

她挥舞着一个象牙白色泽的海螺壳，螺纹呈现罕见的左旋，这调动了少女的兴致，澄澈的琥珀色眼眸闪闪发亮，兴奋地招呼着与她同行的三人。

“小心点，殿……特雷西娅。”年轻的温迪戈显然不是很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作为萨卡兹，一个流淌着极古老血脉的萨卡兹。他对于眼前的皇储有着天然的敬畏，他做不到像另外两位外宾那样亲昵，自然。

尽管已经改口，一时的称呼错误还是招来了特雷西娅有些嗔怪的眼神，殿下似乎更喜欢别人对她直呼其名，尤其是在私下的场合。在这次出行中，殿下更是下达了不能称呼她为殿下的奇怪命令。

“叫我特雷西娅就好了。”

博卓卡斯替记得那张绽放在自己面前的笑颜，干净的眼神似乎可以包容下一切，殿下在他的眼前踮起了脚尖，努力地和他平视，在屡次尝试失败之后，脸颊微微鼓起，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位下属而是与她平等的朋友。

可自己本该是殿下的卫士，何来的资格与她一同游玩呢？

“放轻松点，大个子。今天出来的不是萨卡兹而皇女，只是特雷西娅而已。”

穿着印花夏威夷衬衫的男人从背后搭上了博卓卡斯替肩膀，肆意生长的头发，凌乱的胡茬，宽松的沙滩裤，脚下踏着一双人字拖，简单的不修边幅用来形容他是远远不够的。男人嘴上叼着一根永远不会点燃的烟，说起话的语气带着入骨的散漫。

如果不是凯尔希和殿下告诉博卓卡斯替，他断然是不会将那个在幕后指挥若定的黑衣人和眼前的家伙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眼前的人就是博士的事实还是一度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博士不能，至少不应该……

那是一位士兵对于将领幻想破灭的声音。

“可是她是殿下啊，我怎么能如此逾越。”

“听不懂吗？”博士露出了一副很苦恼的表情，“你就把她当成你前不久认识的那位乌萨斯来的姑娘好了，这可是她下的命令。”

博卓卡斯替将问询的目光越过博士投向了走在博士身旁的凯尔希勋爵，得到的回答是带着默许微笑的点头。

他低下头很认真地思考了片刻，回答带着强烈的军伍风格：“我会完成任务的。”

博士只是向他摆了摆手，带着凯尔希向着特雷西娅走去，他知道想让以顽固和守旧著称的温迪戈接受理解需要一点时间。

“他平时就是这样的吗？”博士托着下巴做思考状眼神望向身旁的凯尔希，“得亏有人能看上他。”

“或许是因为他的现代诗写得出色吧。”凯尔希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公正，清冷的声线说出的是机器一般绝对不会出错的词句，“文字中裹挟着硝烟与尘土，有

一种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厚重感，作为边塞诗在国内外都很有名。”

“女粉？”

“对。”

“乌萨斯到卡兹戴尔的签证可不好搞定。”

“可她还是来了。”

“幸运的小子。”博士扣住了凯尔希的手，“好在，我的运气也不差。”

“你指什么？”凯尔希抬起头望着博士那充盈着笑意的双眸，明知故问。

“没什么。”博士躲开了凯尔希的目光，用旁人难以听清的声音呢喃，“等我准备好了，我会说的。”

“你们两个在那说些什么呢？”比阳光还要灿烂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特雷西娅背朝着阳光，脚下是漆黑的礁石，只是站在那里就如同灯塔一样醒目，泡沫时不时漫过她的脚趾，素色的外套被海风吹拂着飘动，白玉一样的手臂上没有多余的装饰物，就这样向众人挥手，“快过来。”

大概没有人会拒绝她的要求，特雷西娅身上有着一份让人想要追随在她身旁的魅力，不同于萨卡兹皇族对于其他萨卡兹的吸引力，她能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所有人的焦点，即使她自己表现的毫无自觉，她的身姿，她的谈吐，只需要站在那里视线就会不自觉地被吸引过去。

如果不是这样博士与凯尔希也不会选择了她，而不是特雷西斯，这是这件事最好不过的佐证。

博卓卡斯替思考着，向前方迈动着双脚，她的殿下在和挚友们谈笑着，时不时向自己的方向扫过几眼，既是在催促也是在等待。

“我来晚了，特雷西娅大小姐。”

他思索了很久，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称呼，他知道殿下或许不那么满意，但

她会认可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自由。

“我不是说了，算了。”特雷西娅没有纠结称呼上的问题，她将从博士脖子上去取下的相机交给自己，“我知道你们族群那些奇怪的习俗，不能入镜对吧？所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张照吧。”

黑色的机器借由特雷西娅的手递给了博卓卡斯替，他第一次注意到原来自己追随的殿下手指竟是如此的纤细，和别的女孩子毫无二致。

“我会改掉一些有些奇怪的祖训的，”望着皇女期许的目光，博卓卡斯替无奈地继续补充，“等我和她一起去乌萨斯之后。”

他没有继续看向殿下的双眼，他害怕从那双眼中读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失望。

“那就麻烦你帮我们拍照了。”

殿下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和挚友告别，不舍中带着些许欣慰。

“好。”

相机的喀嚓声将博卓卡斯替所见到的一切记录了下来——在阳光下微笑的殿下，博士和凯尔希分别站在她的两侧，博士带着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望着作为摄影者的自己，凯尔希在殿下的引导下露出了一个有些僵硬但是真诚的笑容。

曾经有人说，照片的意义是用来使一些场景永恒，博卓卡斯替希望这句话是真的，他无比真诚地希望殿下的身边一直有这样可以称之为挚友的人去守护她。今天照片他将会贴身携带着，即使踏上再惨烈的战场，如果这张照片出现在别人的手中。

他一定是已经死了，倒在战场上，作为一个战士。

在太阳升起之后

泛黄的照片静静地躺在博士的钱包里，这是一位故友的遗物。博士保存着很

多这样的东西，刻着名字的铭牌，辛辣味道的糖果，折断的弩箭，有些来自战友，另外一些则来自对手。

而这位则有些特殊，他曾以战士的身份活于世上，以战士的身份向命运发起冲锋，然后光荣战死。前半生他是他的下属，他的战友，而在他的暮年，他却倒在了自己的指挥之下，自己亲自为他送上了最后一程。

照片是在帮他整理遗体的时候发现的，尽管他的盔甲和衣物都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唯有内衬还有几张照片完好地保存着。

一张是一男一女在喜庆灯光下的合照，一张是一个俊秀高大的青年，长得很像年轻时的他，还有一张拍的是一只白色的幼年卡特斯，曝光和印刷的质量都很不成样子，看得出来使用的设备非常勉强。还有一张早已泛黄，是所有照片中历史最久远的，久远到当事人只剩下了半。

照片上的三人只有过去的自己没有在做，博士还记得自己是在看着那个腼腆木讷的萨卡兹青年，他觉得捉弄那个不善言辞的家伙很有意思。但当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变得陌生到无法认出彼此，一个人失去了记忆，另一个人则因悲愤而目盲。

博卓卡斯替死在了阿米娅的手里，那是他最敬爱的殿下挑选的继任者，而博士和凯尔希就像当初一样站在阿米娅的两侧，看着博卓卡斯替向新一任的魔王伸出了手，然后倒下。

只是这一次，迟暮的温迪戈手中握着的不是相机。

“幼小的魔王啊。事在人为。如果这是命运……”

——“我不相信。”

他用漆黑色的王冠为新王加冕，用古

老的预言为年幼的少女献上祝福和诅咒，并向她询问。

——“我王……你往何处去？”

阿米娅将要回到所有魔王的故土——卡兹戴尔，她没有别的路可以选。那位高坐在王座之上的摄政王向整个泰拉大陆发动了针对罗德岛的通缉，她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面对这一切。

“这一切真的值得你这么去做吗？阿米娅。”凯尔希最后一次向阿米娅询问。

“即使没有人能理解我也必须这样走下去，也许，我会因此化为灰烬吧……”阿米娅低垂着双眸，注视着被博士作满了标记的地图，“但，如果我不这么做就没有人能够做到了。”

地图上圈起的是一片狭长的海岸线，原本旅游圣地的沙滩被标注满了碉堡与哨位，灯塔的探照灯无休止地探照着海面，原本细腻洁白的沙滩被机油和废墟所污染，游客被哨兵取代，冲浪艇替换成了钢铁铸就的战舰。

不光是这里，特雷西斯恨不得将卡兹戴尔的每一寸角落都安装上哨戒炮，曾经因为源石红利在经济和文化上全面繁荣的卡兹戴尔，铁锈味取代了书卷的气息，枪炮声掩盖了本应奏响的乐曲。

罗德岛要面对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武装到了牙齿的，穷兵黩武的帝国。

“但是，你该如何做到呢？”

“他们会与我一起走下去，那可是……方舟的骑士。”

凯尔希像是第一次认识一样打量着阿米娅，打量着这个她看着长大的孩子，打量着她的神情还有她所代表的旗帜，这让她不禁回想起她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想让这片大地摆脱矿石病的阴霾，从不意味着我们只为了感染者而战。”

“我们罗德岛，不分你们、我们或者

他们，是为了这片大地上的所有人而战斗的。”

凯尔希明白，面前的她尽管年轻，却已经不再是那个无知的孩子了。

甲板上的旗帜在海风中猎猎作响，在这面旗帜下集结的人不分年龄，种族，性别，他们只因为同一个理由集结在这里。

他们将成为燎原的星火。

“你还愿和我们在一起吗，博士？”棕色的眸子看向了那个身着黑色大衣的男人。

他曾带来无数的胜利，也带来过绝望和痛苦。阿米娅选择将信任再一次托付给他，将战士连同自己的性命一同托付给“博士”。

博士将手中的旧相片收起，深邃的眼神看不出半点对于战争的渴望，也看不出半点过去的懒散，他只想去实践那一份他所追随的理想。

“我会带来胜利，还有希望。”他向她许诺，一如当初面对那位皇女，只是许诺的内容比当初多了一项。

是的，还有希望，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东西不应该消逝。

曾有人问过她为何而战，她告诉那些追随她的人——“萨卡兹应该是自由的。”只是这样的觉悟远远不够，她的组织被阴谋肢解，她的生命在迷雾中消逝，她的追随者则在混乱中反目。

但她和她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前提是——要有后来者。

“我将会消失在理想之中，而她……她会成为燃尽所有腐朽的火焰。”

同样的话语从两个不同的人的口中说出，但就连语气都别无二致。凯尔希与博士立于她的身侧，就像是当初一样，不同的只会是结局。

“罗德岛，出发。”

巨大的机械战舰向海岸线驶去，沐浴着初升的太阳。

长夜已经结束了。

同一片沙滩

换好了衣服的年轻卡特斯径直冲向了沙滩，将跟随在身后的萨卡兹甩的很远。挎包被她随手丢弃在遮阳伞之下，热带风格的遮阳帽装点在她脑袋上，热裤，红白相间的上衣，不用想在那之下肯定穿着泳装。少女如同从未见过海洋那样兴奋，自由地将作为领导人的矜持抛在了另一边。

她现在只是阿米娅，一个刚过完成人礼的卡特斯。

“还完全是个孩子啊。”

欣慰的语气从凯尔希的口中说出，她卸下了平时披在身上的白大褂，穿着简单的泳装躺在了沙滩椅上。那位萨卡兹弄丢了他活泼的陛下，正在不远处向四周张望，脸上是能让她想起一位故人的紧张神情。

“那边的你，放轻松点。今天出来的不是你们的女皇，她只是阿米娅而已。”

在说出口之后，凯尔希才发现自己的语气像极了那个男人，那个被她留在皇都的办公室与文书做着斗争的男人。

“可是她是陛下啊，我怎么能如此逾越。”

萨卡兹青年看起来完全没有被说服，受过军伍训练的身体站得笔直，顽固得像是一块石头。

“你没有见过她战斗的样子，她能保护好自己，现在，去享受青春吧。”

萨卡兹青年在愣原地很久，然后简单地向凯尔希告别了，看着他纠结成一团的表情，凯尔希就知道自己的话他根本没听进去。

为什么当初博士能说服那个博卓卡斯替？

刹车声打断了凯尔希的思考，一辆将车载音响开到最大声的车子停在了不远处，放得是 Noel Gallagher's High Flying Birds 的 Fallen Angel AKA Broken Arrow，不需要回头，凯尔希就知道大概是谁来了，她甚至知道会是谁给她寄来的快递。

“凯尔希医生，有你的快递！”长着角的蓝发天使将一个一人高的大箱子从汽车的后备箱取出。

“能退回去吗？”巨大的箱子给了她一种不太妙的预感。

那个男人不能，至少不应该……

“从原则上是可以，但我觉得不管怎么兜兜转转，他还是到你手里的。”莫斯提马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不自觉地瞟向那个被她取下车的大箱子。

“他？”凯尔希已经确定了里面装的是什么了，她的预感是对的。

博士真的这么干了。

“它。”莫斯提马订正着自己的失言，但从她嘴角勾起的弧度来看，更像是故意的。

凯尔希在签收的单据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莫斯提马甚至贴心用手推车将那个大箱子送到了沙滩上。没有任何标签的纸箱躺在凯尔希的脚边，遮阳伞的阴影恰到好处将它掩盖得很严实，让呆在里面的“货物”避免了被阳光直射的命运。

“还是不要打开了。”凯尔希嫌弃地看着那个大箱子，甚至想再给它缠上几圈的胶带。余光扫到的一些工具改变了凯尔希的想法，据说特雷西斯曾经将政治犯浇筑进水泥然后扔进海湾里。凯尔希望着旁边的装满了沙子的桶以及现成的铲子，一个极具有实践价值的方案在她的脑子里完善。

纸箱摩擦着沙子的声音从耳边传来，沙子从上方边角的缓慢而持续地漏进来，

将整个箱子装满只是时间问题。头顶上的瓦楞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沾上了水渍，带着海洋特有的咸腥味道。

这个老女人不会要把自己丢进海沟里吧？

在这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时候，海水已经浸湿了博士的头发，而纸箱的开口依旧被胶带封死，箱子中的沙子已经多到沉到海底也不奇怪的地步。

“现在开口的话，我可以考虑让 Mon3tr 放你出来。”凯尔希的声音带着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把纸箱拖到海边这件事消耗了她不少的体力。

“……”博士还在试图保留他最后的倔强，但在凯尔希接下来的行动中快速选择了投降。

坚硬的节肢给了箱子重重一击，带着与沙子的摩擦声，纸箱飞快地向前驶去，海水从纸箱的边角倒灌进来，只需要再过片刻就能淹没他的口鼻。

“我投降！”

墨绿色的晶体划开了胶带，一只“手”伸到了他的眼前，博士就像是所有的溺水者那样本能地将其抓牢，当坚硬冰冷的触感从手中传来，博士如梦初醒那样意识到自己抓住的 Mon3tr 的节肢。

真遗憾。

这是博士的第一反应。

“你刚刚不会真的想把我丢海里淹死吧？”博士把吸入口中的海水往外吐出，苦咸的液体，冰冷的节肢，在纸箱里的颠簸。

博士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你和纸箱都是有机物，会降解的，所以没关系。”

凯尔希的表情还是那样完全没有办法

读懂，抿起的嘴角，双手抱在胸口，海水伴随着浪花漫过她的脚背，很少出过实验室的洁白肤色和泡沫融化在一起。

“凯尔希，你知不知道你没有表情说这句话很吓人。”

博士拍打着站着身上的沙砾，将脑袋摇的如同一只刚洗完澡的猫，凯尔希就那样站在岸边，看着博士把水甩干。

“但考虑到你可能会污染环境，无论你出不出声我都把你捞起来。”凯尔希是笑着说出这句话的，非常难得的笑容浮现在她的脸上，萤石色的双瞳里有着明媚的光，简单的泳衣没有多余的装饰，两人的距离近到可以看清她身体上的水珠。

浪花将梦幻的泡沫用于装点她的笑颜，绽放开后汇集在一起，从她的眉间顺着脸颊一路往下，在她的身体上游走，勾勒出身体的曲线。简单的服饰，成了她最好的衬托，磷叶石颜色的双瞳本身已经足够惊艳了，岁月更是赋予了那双眼睛时间的韵味，他爱她眼底的，干净的，理想主义的光，浅色的唇润湿着，似乎能闻到上面柑橘味的香气，圆润的指甲呈现出健康的粉色，像是初春的樱花瓣，肌肤上沾着些许汗水，如同刚洗过的瓷器，光洁，细腻，洁白，还有……她还在笑，笑得那么开心，让他觉得自己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傻事都是有意义的。

博士已经呆住了，连同赞美都忘记说出。

“不要呆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凯尔希在博士的额间轻轻一点，将他的意识拽回到他的身体。

“月色真美。”

“现在可是上午。”凯尔希又向前走近了半步，两人的距离缩短到一伸手就能将对方抱到怀里。

看着凯尔希充盈着笑意的眼神和勾起的嘴角，博士知道她是在明知故问，但已经说过那么多次了，多来一遍自然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爱你。”

简单美好的三个音节从他的口中流出，将对方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那些政务怎么办？”

“我们有一批靠得住的年轻人。”

不远处的悬崖上，碉堡的残骸已经爬满了绿色的花草，那里埋葬着卡兹戴尔的过往，那些断壁残垣会记住这里曾经历过的苦痛，而那些富有生机的植物正在迎接这片土地的新生。

后来者接过了前人的火把，他们不会在原地驻足。





Qi Achne



Artist: Achire

加州旅馆

◎ 亚麻

Artist
黑泥型芙蓉

责编
广英和荣耀

阴云小雨，正适晚餐
明人惶惶，暗流汤汤

除了有蟑螂洞最多的墙，粘最多口香糖的地毯，最能咯吱咯吱响的木椅，加州旅馆其实和其他哥伦比亚汽车旅店没什么区别。

傍晚，前台门打开了，一个菲林，一个鲁珀，两个哥伦比亚人走进来，挨着柜台坐下。菲林在女服务生右边，鲁珀在左边。

“你们要吃什么？”前台的女服务生系着围裙，边翻旅店账本边问。

“我不知道，”其中一个说，“艾尔，你想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艾尔的鲁珀说，“话说，女士您是东国鬼族吧，您真美丽——您为何会背井离乡来到哥伦比亚？”

“为了活着。”女士言简意赅。

“是的，活着可不容易。”叫艾尔的点头。

他们两人抬起头，望向挂在楼梯边的菜单木牌。楼梯通向二楼，上边是旅店的住客套房，栖息有满身污泥的旅客，膀大腰粗的卡车司机，黑眼圈溢出面部的疲惫

者，妄图省钱的情侣，廉价二足劳动力牲畜等，各类形形色色的人或拟人的住客。旅店一楼闷湿的很，仿佛哥伦比亚的恶意妄图把人溺死在木桌吧台上。店外下着雨，雨滴落地的声音隔着玻璃，就像子弹陷入肉体发出的欢愉呻吟。

此时店里只有三个客人，一个女萨卡兹在柜台另一边，两个丰蹄在破了垫的沙发上——隔了老远。柜台前先到的家伙面前有一整块肉排，拌着土豆泥和青豆。三个人一起看着两个后来者。

“麦克斯，你想吃什么？”艾尔问。

叫麦克斯的菲林说话闷声闷气：“火腿煎蛋。”

女服务生犹豫片刻：“一份火腿煎蛋分量……”

“那就两份，三分，你觉得够我吃为止。”菲林砸吧嘴。

“哦……你看，小姐——”艾尔笑起来，“我和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大老远赶来，午饭都没有吃，就让他吃个饱吧——我想要烤面包熏肉。”

女服务生脸僵的似冰：“没有。这是

晚饭，六点才有。”

“六点？”

“现在五点四十。”服务生瞥了一眼墙上的钟。

鲁珀走到墙边，踮起脚尖取下钟，用手指把分针往后扳了三分之一圈。

“现在是六点了。”他说。

“嘿！”沙发上一个丰蹄叫道。鲁珀转过头，对他露出不屑的笑。

“……”服务员没有说话。于是艾尔又重复了一次：“现在六点了。”

“后厨，烤面包熏肉，火腿煎蛋三个。”

艾尔一笑，“聪明姑娘。”

“东国鬼族的聪明姑娘可不多，可惜她不会笑，也难怪只能在这破地方做服务生。”麦克斯补充。

女服务生板着脸。

“她漂亮吗？”麦克斯转头问：“艾尔？”

“她迷倒我了。”鲁珀转过头，“美丽的小姐，能告诉我，奥尔·安德瑞森住在这里吗？”

女服务生点头。

“哦，那能告诉我他住在上边哪一间吗？”

女服务生摇头。

麦克斯嗤笑一声：“傻逼。”

“傻逼。”一个丰蹄说。

“傻逼。”另一个丰蹄说。

“傻逼。”女萨卡兹说。

“……”女服务生小声的说，但是没发出声音。

加州旅店陷入沉默，溺死人的窒息感再次倾注入房间。窗外穿过一声雷声，片刻，又是一声。

“这雷声真像爆炸声。”艾尔说。

“是爆炸声像雷声。”麦克斯说。

听到这话，所有人都转头看向窗外——太阳为了早下班一刻也不远停留，

只有雨滴在夜的雨衣下滴滴答答。

“我好无聊。”麦克斯说。

“喂，服务的，有收音机吗？”艾尔转过头喊道。

女服务生弯下腰，在柜子里翻找片刻。然后她起身在身后的柜子挨个搜找，终于找出一小个铁皮玩意儿。

菲林啧了一声：“随便哪个台都行。”

小铁皮玩意儿放在柜台上，勉强发出混浊失真的声音。

There she stood in the doorway

I heard the mission bell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This could be heaven or this could be hell

Then she lit up a candle

And she showed me the way

There were voices down in corridor

I thought i heard them say: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

“真难听”。一个丰蹄小声说。

这时，一个带着厨师帽的小伙子端着两盘东西从后台出来。他手里有两个盘子，一盘子是烤面包熏肉，一个盘子是三张火腿煎蛋。烤面包上有两块焦黑。女服务员将盘子拿过来，将火腿煎蛋放到鲁珀面前。

“谢谢。”鲁珀说。

另一个菲林张牙舞爪的抢过烤面包熏肉，用叉子往嘴巴里送了起来。他左手插在兜里，右手拿叉子。

女服务生，还有其他人看着他狼吞虎咽，没有说话。

“看什么？”大家伙菲林抬起头，死盯一眼女服务生。

“没看什么。”

“你们呢？”大家伙菲林转过头面向那

几个丰蹄。

丰蹄们别开视线。

“你也看？”麦克斯转过头，看向身边的鲁珀。就在这时候，鲁珀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刀子，送到健壮菲林的胸口——麦克斯呛了一口熏肉，瞪大眼珠，从椅子上摔下，摔在地板上。他藏在兜里的手也摔了出来，一把手铳从手里脱出，滑到门边。

鲁珀艾尔没有去看刀子和尸体：“拜托，你们知道的，只有杀了奥尔·安德瑞森的幸福小子才能拿到赏金。我可干不过这个吨位的男人，只好在我兄弟想通之前先下手为强。”

女服务生发起抖来，旅店一片沉寂。只有收音机还在嘎吱嘎吱。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since 1969*

“他应该要下来了。”艾尔瞥了一眼女服务生发抖的肩膀，啧了一声，“小姐，别抖了。看你这样子，肯定在拉特兰修道院待过吧？见不得血？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姑娘。”

一个丰蹄嗤笑，“放屁，拉特兰的神正忙着在卡兹戴尔杀萨卡兹人呢。”

那个角落的萨卡兹没有说话，倒是服务生抖得更厉害了。

另一个丰蹄看向墙上的钟：“六点半了。他怎么还没下来？”

“他下来了就，各凭本事？”

“他下来了就各凭本事。”

艾尔看了眼钟，“晚餐都吃了，不是六点半也是六点半。傻姑娘，去把他叫下来。”

女服务生还在颤抖，“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奥尔·安德瑞森？”

“就当帮帮忙，你这个东国异教徒——他好像是在 205。”

“你，你为什么不自己上去？”

艾尔瞥了一眼余下几人：“因为这里人太他妈多了。”

女萨卡兹突然说：“也许不应该这样。”

“让她去吧，她不是个聪明姑娘。”

姑娘颤抖着，一步一步从柜台后挪出来，走上楼梯。在她身后，也许有四双眼睛盯着她，也许没有。她在台阶上滑了一跤，差点摔下来，不过没人扶她。

她再次走上二楼，小心的敲门：“奥尔，奥尔先生？”

“……终于来了吗？”门里传出声音，“进来动手吧。”

女服务生癫痫般的推开门，走了进去。奥尔·安德瑞森，一个大号的阿达克利斯，就躺在地板上，一只蟑螂从他的胳膊下穿过。房间很简陋，墙壁上有人用刻刀刻下“请自带洗发水”的字样，还有人在后面补充“还有冲马桶。”

“哦，东国人。”他说。

女服务生不再发抖了。她点头，沉默片刻，从腰间围裙下面取出一把短刀。

“楼下有五个人，死了一个，现在还有四个人。”她说，又补充道，“不算我的同伴的话。”

“哦。”

奥尔·安德瑞森的声音有点可笑，像是噎了气的小兽。他只是看着天花板。窗外雨声变大了些。

“你不逃吗？”

“无所谓了。”

“你不想活吗？”

“我不被允许活。”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奥尔一动不动，“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不逃吗?”

“无所谓了。”

“无所谓?”

“重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所谓了。”

两个人一起陷入一种短暂的沉默。直到一阵雷声穿过雨夜。

“我不想杀你了。”女服务生说，“我也在逃，本来杀你是为了赏金。”

“这样啊，真可惜。逃到这里后，我就不想藏了，每天六点半我都会下去吃晚饭。”奥尔看着天花板，“现在几点?”

“六点十五。”服务生看向房间里的挂钟。

“那我六点半再下去。”

“你不想动吗?”

“现在不想。”

两人又沉默一下。雨声逐渐平息，天也不打雷了。

“你可以和我下去。这样，或许你能够被他们中的一个杀死，又或许你能吃上一份肉排，或者三张火腿煎蛋。”女服务生想了想，补充道，“或者一份肉排加上三张火腿煎蛋。”

“可现在才六点十五。”

女服务生叹了口气，走到墙边，用手指挑拨时钟分针：“现在六点半了。”

阿达克利斯坐了起来，用手撑起自己。“走吧。”

两个人推开门，走下楼梯。加州旅馆一楼已经变了个样，桌椅大多被掀翻。两个丰蹄的样子不太好看：一个被一根桌腿钉在墙上，另一个已经被爆炸撕成了好几块。艾尔就趴在他异父异母的兄弟边上，一动不动，手里握着他兄弟的铳，脑袋上插着自己的匕首。那个女萨卡兹倚靠在墙边，胸口被铳开了三个洞，还在冒东西。补上致死的斗殴，这下加州旅馆终于和哥

伦比亚的任何汽车旅馆都没有什么不同了。

女服务生指向柜台：“看来是一份肉排，加上三张火腿煎蛋。”

柜台被炸飞了一半，不过火腿煎蛋和女萨卡兹的肉排都安然无恙。肉排已经冷了，土豆泥凝聚固态；火腿煎蛋倒还冒着热气。

“哦。”奥尔说道，走过去，坐在肉排前吃了起来。他吃的很慢，仿佛时间停滞一般。吃到一半，他突然抬头，看向墙上的钟。

“帮我把煎蛋打一下包。”他说。

服务生蹲下，挨个翻找柜台，找到了打包盒：“决定要走了?”

“不，明天中午在房间里吃。”他顿了顿，“也许明晚还会有人来。”

“不走?”

“不走。”

一整盒装进打包盒的煎蛋放在阿达克利斯面前。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大面值钞票，数出四张，放在鬼族姑娘面前的柜台上。

“我不是服务生。”

“无所谓了。”

“肉排和煎蛋不值那么多钞票。”

“一件事情一张钞票。”

接着，奥尔·安德瑞森看了眼外面停下的小雨，转身走向楼上台阶。他佝偻着身子，整个背露在一楼残垣断壁的视线内。这下人的声响没有了，血腥气和烟尘之间，只有歌曲还在飘荡：

I had to find the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Relax said the night man

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

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服务生看着一地鸡毛没说什么。她没有拿起钞票，而是转身走进柜台后的厨房。

厨房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他们是真正的服务员和厨师。先前端盘子送煎蛋和培根的“厨师”摘下厨师帽，露出帽子下的角：“怎么样了？”

“外面的人都死了，奥尔·安德瑞森也和死了没什么区别。黑角，我没杀他。”

“哦。”被叫黑角的鬼族没有质疑，只是点头：“反正俺脑子不好使，就听夜刀你的。”

“他总会死的。”夜刀说，“那些死掉的杀手注定死了，只是他们不知道。奥尔也注定要死了。真可怕，他明明知道自己会死的，还在那里等着。”

“真糟糕。他们呢？”黑角指向地上的男人和女人。

“让他们自己醒来吧。虽然旅店一楼被毁的差不多了，但是柜台上有几张钞票，够买下好几个加州旅店。”

“我们呢？”

夜刀又沉默了一下，“我们继续逃吧。”

“去哪儿？”

“无所谓，往北，往南……都行。逃的离这里越远越好，逃的离哥伦比亚越远越好……只要我们留在这里，早晚会变成奥尔·安德瑞森的。”

她又说道：“是任何人留在这里，都会变成奥尔·安德瑞森的。”



菩提

© 万能的小黑

Artist
白鸟环

责编
广英和荣耀

她总说自己是个守戒律的僧，从不杀人。

赐福·

葛孚雷和褪色者分别那天，法环尚未破碎，黄金树的繁茂枝条仍然遮蔽天空，树叶飘落如一场无止境的雨。

她是他们中的异教徒，她的信仰和她一起从遥远的芦苇之地跋涉而来，在金黄色的大树根下生出一棵异形的幼苗。但她又比所有人都虔诚而有天分，当其他褪色者还在一遍遍复诵玛莉卡女王的箴言、妄想着能从那只言片语中复原出黄金律法和黄金时代的哪怕一部分全貌时，她只是闭着眼席地而坐，金色的光环便自发地在她的周身亮起。

葛孚雷终究无法将双指信徒们灭除异端的呼声当作耳旁风，他找到她时，她正靠着一块大石静坐，她面前的地上生长着一棵发出九彩光芒的小树，细嫩的树枝和树叶在她的衣领和脸上投射出斑斓的光点。

她睁开眼，似是结束了冥想，又仿佛只是从小睡中苏醒。小树的幻影随着她的苏醒而消散，她看到高大的王，对他微笑颌首。

“葛孚雷施主。”她说。

“其他褪色者称我为王，你却称我施主。”

“您是褪色者的战王与领袖，但对小僧而言，您马上就要施舍给小僧一条生路，所以小僧就称呼您为施主了，”她站起身，掸掸身上的土，“葛孚雷施主，小僧要去了。”

她并未说自己要从哪去，也未说要去往哪。葛孚雷看着她的眼睛，像是要从那双眼睛里看出答案来。她和葛孚雷擦肩而过，此时他只需把那柄巨大的斧子横扫半周，便可替双指清扫一位微不足道的异教徒，但葛孚雷没有动，而是问了一个问题。

“你信仰什么？”

“施主，交界地上有多少不受黄金律法承认的族类？那些白金之子、混种、恶兆之子，还有死诞者与巨龙，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她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站定，“我们褪色者与地上的一棵小草、一只松鼠，与那些蒙大卢恩恩惠的神子又有什么不同？”

她再度迈开步子，这一次，她并没有

停下来。

葛孚雷终于再度蒙获赐福、回到交界地觐见艾尔登法环时，那棵伸入天空的大树燃烧起来，都城淹没于雪般的灰烬里。不再有金黄色的落叶，也不再映射着阳光的城墙，血色的余烬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地从那棵垂死的大树身上剥离纷飞，像一场红色的大雪。

“许久不见了，蒙葛特……”

他臂弯里的尸体已经干枯，蜷缩成扭曲的一团，即便如此，那些丑陋的曲角仍然顽强地依附在上面，仿佛连一份体面的死亡都不愿留给它。葛孚雷松开手，任蒙葛特——他不被黄金律法承认的孩子——消散。

葛孚雷切实地感受到了赐福的指引。他已经记不清多久没见到那光芒了，久到仿佛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赐福这事物，久到他面前的艾尔登宝座、他作为艾尔登之王的前半生似乎是一场大梦。如今那光芒粗实而强烈，像一道纯金色的彩虹，以他和他背后的褪色者为端点，将他和她的命运连接起来。

“葛孚雷施主，”褪色者盘着腿坐在地上，面前点着一堆小小的篝火，“多年未见，施主依旧壮勇不减当年，甚好甚好。小僧听闻施主蒙赐福指引、再度回归王都觐见艾尔登法环，特来与施主酌几杯淡酒、聊聊一路上的辛苦。”她抬起头，顺着那道光与葛孚雷对视，合掌。

葛孚雷走到褪色者面前坐下：“没想到你还学会了喝酒。”

褪色者头顶那对三角形的毛耳朵抖了抖。她从酒壶里倒出一小盅酒，泼洒在自己面前的地面上：“小僧是俗家弟子，酒喝得，肉也吃得。”

游僧·

直到他们聊了很久之后，葛孚雷才想起她的名字叫做嵯峨。嵯峨和葛孚雷以及其他的褪色者一样，在漫长的游历与漫长的死亡之后重新回到交界地，在掀开一道厚实的铁门之后像新生儿一样沐浴在黄金树温和的光芒里；但她又与其他褪色者不同，在觐见艾尔登法环的路上，她不杀人、不杀亚人，甚至连蛰伏在石缝间的老鼠也没杀过一只。她没杀过海边的海鞘和草甸上的羊，饿了就从马鞍袋里抓一把罗亚果干来吃，实在饿极了就拧开红露滴圣杯瓶喝一口。

“罗亚果实是好东西，宁姆格福遍地都是，小僧在林子随便兜了一圈，采来的罗亚果实就连穿衣摆接着都接不住啦，”嵯峨从衣袋里摸出一颗干瘪的果干，抛进嘴里嚼起来，“只消晒上半天就能做成果干，耐嚼又管饱，就是果皮晒干了和果肉黏在一起，实在有些涩得难以咽哪……”

“不过小僧方才说一路不曾杀人，倒也不尽然，虽然实在称不上是‘杀’……”嵯峨的目光垂向地面，口中轻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嵯峨能度化死诞者。

猎人们信仰黄金律法，以圣律作为武器，期望着将那些从死亡中爬出的畸形生物连同那象征着玷污的法则一起彻底根除，让律法重归纯净与完美。嵯峨的天赋是极高的，她施放绞死圣律比最老练的死诞猎人还要快，范围也更大，她甚至不需要任何冗杂的动作，只是捻一捻手里的佛珠，就能完成祷告的过程。但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尤其是死诞者——施放任何形式的圣律，她只是面对着那些枯瘦的白骨和它们空洞眼窝中跳动着微弱光芒，庄重地合掌躬身，死诞者眼里的光便毫无

征兆地消散下去，连带着那不成人形的骨架一起化作地上的一堆灰土。

“有许多死诞猎人找上过小僧，请小僧同他们一道猎杀死诞者，或是请求小僧传授给他们施放圣律的技巧；可小僧着实不知道何谓纠死圣律，也从没猎杀过死诞者，小僧只是见他们久久徘徊于交界地不得往生，实在心生不忍，念了几句经文之后他们就莫名其妙地自行消散了，”嵯峨抿了一口酒，从喉咙深处缓缓吐出一口热气，“其实师父曾经对小僧说过酒乃狂药，不可多饮，不过商人从来不卖，所以小僧也只能省着喝啦。对了，葛孚雷施主，你曾是艾尔登之王，想来对各种祷告了然于胸，你能不能告诉小僧，纠死圣律到底如何施放？”

嵯峨曾经受一位少女的指引，去往圆桌厅堂、在大赐福下打坐冥想，那里名叫柯林的信徒看中她的虔诚，试图引导她学习双指的祷告。

“柯林师父，你刚才施展的法术好生厉害，但咒文和动作太过繁杂，小僧头脑愚钝，实在记不住呀。”嵯峨看着柯林脚下冒出的金色符文，摇了摇头。

“你记不住？”柯林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这是最简单的恢复祷告，就连那些山贼和佣兵里都有会用的，你光是坐在地上就能施放出远古黄金树的恩惠赐福，却记不住恢复祷告的咒文？”

“恩惠赐福是什么法术，小僧可从没用过呀！”嵯峨连忙摆手，“小僧只是一坐下冥想就觉得身体变得暖融融的，像是披了张厚毯子一样，但睁开眼睛之后毯子就消失了，至于祷告、施术，小僧可是一概不知，也从没有老师教过小僧。柯林师父，你再教小僧一遍吧，小僧想学习恢复祷告，为那些路上遇到的伤者缓解痛楚呀。”

柯林称得上是一位负责的老师，但

他只教了嵯峨咒文，却忘了告诉她施放祷告需要圣印记作为触媒；很久很久之后他离开圆桌厅堂、在王都跟从金面具参透黄金律法基本主义的奥秘，那时他又一次遇见了嵯峨，而她依旧用不出恢复祷告。

“柯林师父、金面具师父，小僧在城里见到一尊玛莉卡女王的雕像，”嵯峨坐在金面具身后的地上，一边从腰间解下水囊一边嘟囔，“雕像前面还有人刻了字，说是‘只有回归才能揭露秘密’。希望是雕像下面埋了些好吃的，小僧自打进了王城，口袋里的罗亚果干都快见底了。”

“玛莉卡？”柯林愣住了，“哪里有玛莉卡的雕像？”

“喏，就在黄金树大教堂下面，那根树枝的尽头，”嵯峨指了指，“小僧就是从那根树枝爬到这座山头上来的。”

“那明明是王夫拉达冈的雕像，”柯林的声音很低，似乎是不想打扰老师的思考，“你是不是看错了。”

“千真万确，那座雕像长发飘飘，和真人似的，”嵯峨继续翻口袋，“师父，小僧还在教堂里找到了这本书，上面记述了不少祷告，小僧看不懂，就把它送给你和金面具师父吧。”

就在柯林准备接过书的时候，金面具那僵死的手指突然再度活动起来。他连忙掏出本子将金面具的手势译成文字记录下来，随着写下的字越来越多，他的神情也变得愈发凝重。“拉达冈就是玛莉卡……老师，您怎么会计算出这样的结论？您那如乐曲般优美的动作、那精密的数学和推演怎么可能得出这样荒唐的答案？这种事怎么可能？！”

“是也是也，小僧也觉得离奇，玛莉卡女王和王夫拉达冈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嵯峨也似懂非懂地露出沉思的表情，“师父，你说金面具师父是不是出错了？”

“老师是不可能出错的，老师的计算是——”柯林的目光落在嵯峨手中的祷告书上，他突然夺过书，飞快地翻阅起来，“黄金律法原本，回归与因果，回归性原理……你，是你！”他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你揭开了雕像上的秘密！是谁教会你回归性原理的咒文的？你怎么会知道拉达冈就是玛莉卡？！”

“这不是师父你方才说的吗，小僧也是刚刚才知道，书上的那些咒文和数字太难读了，小僧看上半眼就想打瞌睡，根本不知道教的是什么祷告，”嵯峨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不过小僧记得那雕像远远望去的时候倒像是拉达冈的模样，只是走近一看突然就变成玛莉卡了；对了，小僧在城里打坐冥想的时候，脑子里还总有拉达冈和玛莉卡的影子，两人争夺一柄锤子，石台上的艾尔登法环也时而完好时而濒毁……师父，你说这王都里会不会是闹鬼了，难道小僧的脑子里出现了幻觉？”

柯林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像许多时日之后听到这段故事的葛孚雷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样。只有嵯峨像个局外人一样一边往嘴里塞着果干，一边自言自语。

“拉达冈就是玛莉卡……拉达冈如何和玛莉卡是同一个人呢？好生费解，好生费解。”

施展不出圣律的嵯峨自然无法“杀死”死诞者，那些无法归树的灵魂飘荡在空中，总会回到某具骸骨里再度爬出坟墓。用她的话说，她只是“祈求佛祖保佑他们往生解脱”，就好像她超度葛瑞克安置在史东薇尔城内的那具飞龙尸体一样。

葛瑞克这个名字并未唤起葛孚雷的反应，装成女眷逃离战场、跪在敌人面前乞求饶命、靠“接肢”恶行换取力量，哪一条都称得上是对黄金血脉的羞辱。嵯峨在史东薇尔城里乱逛时误打误撞地摸进大殿

前广场，见到那条死去的巨龙，便下意识地跪坐到它的身前念起经来。

“……区区褪色者如此僭越，竟敢触碰高高在上的巨龙，”一个庞大如肉球、又像是多足的蛆虫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背后，“朕可是黄金之王，汝一个小小的褪色者，连被朕用作‘接肢’的资格都没有！还不赶紧在朕的面前跪拜！”

嵯峨并没有理会葛瑞克的威胁，她只是念完最后一句经文，起身向巨龙施了佛礼，就向广场外走去，仿佛她只是被风吹来的一片树叶，又即将被风吹走。葛瑞克在她身后抡动大斧，这大胆的僧人却将他视于无物，轻描淡写地躲过了他的砍斫，这份轻慢使他愤怒，愤怒使他贪婪，他贪婪地看着身旁的巨龙，用那柄刻着黄金与狮子的巨斧砍向自己的手臂——

“葛瑞克施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斧子砍下去，胳膊可就长不出来啦，施主可要想清楚哇，断不可因一时气迷心窍，做出悔恨终生的谬行呀！即便是施主犯下‘接肢’罪行，甘愿受报应责罚，也不一定要断臂自省，还请施主万万三思，万万三思呀！”嵯峨抽出薙刀架住斧柄，苦口婆心地劝道。

葛瑞克有些迷茫地盯着嵯峨，悬在手臂上的巨斧迟迟没有落下。她见葛瑞克手上不再用力，便收起刀后跳一步：“善哉善哉，施主迷途知返实在难能可贵，希望施主从此改邪归正，切莫再做恶事傻事啦。小僧还要喂马，这便走了。”

葛瑞克看着僧人走出广场，突然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像个疯子一样把自己的左臂砍下、狠狠地剁成几截。

“……一个和尚，一个和尚竟敢如此对朕僭越！朕可是，朕是黄金君王！啊啊啊啊啊啊——该死的和尚，对黄金一脉的力量一无所知！朕的巨龙，与朕一样贵

为后裔的巨龙，就此将汝的力量化为朕的‘接肢’——”

他颤抖着把鲜血淋漓的残肢插进巨龙的身体，随后将龙首整个撕下，作为自己手臂的延展。黄金之血流进龙首，他只需要像驱使自己的小指一样动动念头，巨龙的口中就能发出咆哮、喷出火焰。

但巨龙并未回应他沙哑的吼叫，血从它的齿缝之间流出，渗进泥土里。

“巨龙，汝为何不回应朕！喷出火焰！烧死那个狂妄的褪色者！巨龙，汝竟敢不动！朕可是黄金君王，汝必将顺从朕的旨意！”葛瑞克把龙首在地上摔打，模糊的血肉黏在灰白色的石砖上。

龙的眼窝里黑漆漆的，腐烂的皮肉下面露出石头般坚硬的白骨。

龙死了。

“后来小僧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见过他的龙，”嵯峨掏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只煮熟的虾子，“葛孚雷施主，你尝尝，这虾子可好吃了。”

虾子·

说起虾子就不得不提起一个戴着囚犯头罩的流氓，而说起流氓就不得不提起一个总是弓着背的名叫菘雅的女孩。嵯峨在利耶尼亚湖里被大螃蟹追着跑的时候躲进了一间小亭子里，被站在那里的女孩吓了一跳。

“前面那间破屋里的流氓抢走了我的项链，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拜托小师父帮我拿回来。”女孩的声音怯生生的。嵯峨拍拍胸脯表示包在自己身上，随后她绕着菘雅打量了两圈，扳直了她的背：“菘雅姑娘，总是驼着背对身体不好，而且会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像小僧这样昂首挺胸的，整个人才显得有干劲呀！”

直起身来的菘雅比嵯峨高了一个头还

多，嵯峨在她略显迷茫的目送中和她告别、沿着她指出的方向来到那座破屋前。半朽的木板墙下面架着一只铁锅，咕嘟咕嘟冒泡的汤汁里面泡着煮成橘红色的虾子，流氓就坐在墙边的石头上，铁面具挡住了他的脸和表情。

嵯峨耸了耸鼻子，坐到流氓的对面，盯着锅里的虾蟹两眼放光：“施主，这锅子可是你的，小僧能否向你讨些虾子果腹？小僧身上有卢恩，不会吃白食的。”

“不想死的话就滚远点，”流氓很不客气，“别来烦老子。”

但僧人并没有滚，她自顾自地解下包袱、从里面捧出一大把零零碎碎的黄金卢恩，推到流氓面前满眼期待地等着他的答复。

也许是嵯峨咕咕叫的肚子软化了流氓心里的某些东西，也许他只是不忍看着卢恩堆得太高掉进水里。他冲着嵯峨扬了扬下巴：“吃。”

“……施主，你这虾子煮得真香，”嵯峨被烫得直吐舌头，“小僧回到交界地以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啦！施主，小僧能不能多吃几只？”

“你付的卢恩足够把这些虾都吃完了，”流氓看着大口吃虾的僧人，“你怎么带着这么多卢恩赶路？死在外面可就分文不剩了。”

“嗯？这些卢恩很多吗？小僧只记得一路捡了许多玻璃块、遗迹石，捡多了就卖给商人，不知不觉就攒了一大包卢恩啦，倒也弄丢过许多，不过交界地上到处都是石头玻璃，丢了再从头攒起就是了。师父说过，心无挂碍，故能无有恐怖，究竟涅槃，要是因为丢了些卢恩就愁眉苦脸的，那可实在是本末倒置啦。”

僧人的眼神真诚，于是流氓紧绷的神

经终于松动下来：她始终没掏出武器，看起来也不怎么聪明；况且，喜欢吃虾子的人在他看来都坏不到哪去。他们在愉快的交谈中分享了刚煮熟的虾，虾壳在锅边堆成一座小山，两人吃饱了就揉着鼓胀的肚皮大字躺在石头上，看着暗白色的月亮逐渐从湖和山的尽头升起。

“你可真能吃，把我的虾子全都吃光了。”

“嘿嘿嘿……小僧这几日忙着赶路，腹中实在空空难耐，一不留神就吃了这么多。不过施主你可真厉害，这湖中到处都是大虾，小僧躲都躲不及，施主反倒能在它们眼皮底下捉小虾来吃。”

“这算什么，”流氓笑了笑，指着天上静止了不知多少年月的星星，“看到了吗，连星星都能被人捉住，何况几只不值一提的虾子呢。”

“施主，小僧听闻你拿走了一位姑娘的项链，可否请你把它交给小僧呢？”嵯峨打了个饱嗝，把头转向流氓。

流氓爽快地把项链丢给了嵯峨，毕竟她看起来不坏，而且很喜欢吃虾子。

“别死在外面了，”嵯峨离开的时候，流氓朝她挥手，“要常回来买虾子吃。”

嵯峨一攒下些卢恩就去找流氓买虾子，直到她穿过坑道、爬上亚坛高原，流氓的铁锅也沿着河湖一直支到了王城的脚下。那位名为菽雅的少女也经常出现在嵯峨的旅途中，她还是喜欢弓着背，嵯峨也喜欢一见到她就帮她挺直身子。她曾经牵着嵯峨的手回到自己的家——格密尔火山的官邸。

“小僧其实并不喜欢那里的气氛，”嵯峨在某一次与流氓分享虾子的时候聊起火山官邸，“那里的女主人塔妮丝施主虽然热情好客，但火山官邸不仅反叛黄金律法，还大张旗鼓地追杀其他褪色者，你看，这

是他们给小僧的委托书，”她掏出几个信封，“这是追杀伊修托邦施主的、这是追杀‘大角’忒格拉斯施主的，还有巴格莱姆施主和霍斯劳施主的。”

“小僧虽然也不全然信奉黄金律法，但对褪色者举刀相向的事，小僧是断然不会做的，”嵯峨闭上眼睛，“大家皆不过是这茫茫交界地上的一根萍草，何故无端夺人性命呢，更何况几位施主都帮过小僧许多，小僧做不出这恩将仇报的行径。”

流氓并未对嵯峨的立场做出评判，他只是看着嵯峨把信封丢进火里，火苗把纸张侵吞成几块难以辨识的焦炭。

“喏，吃蟹子。”他说。

嵯峨犹豫了一阵，还是告诉流氓她无意间撞见菽雅露出真身的事情。

“小僧听闻火山官邸做下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菽雅姑娘的身世也并不像塔妮丝施主对她讲的那样特殊，小僧心下很是不忍，不知该不该把真相告诉她……”

“她啊，”流氓回忆起了这个名字，用勺子搅了搅锅里的虾蟹，“和你我一样，是个被命运拨弄的可怜人罢了。再怎么说，至少我们都还没死在路边，这还不够好吗？”

嵯峨并不喜欢“命运”这个词，她沉默着点了点头，动手拆蟹。

火山官邸的领主拉卡德在她离开的时间里被某位叛律者谒见并杀死，她再度回到官邸时叛律者们已作鸟兽散，只有一个光头蹲在门口，看上去失魂落魄。光头名叫帕奇，关于他如何用传送陷阱让嵯峨陷于卢恩熊的血盆大口之下、又如何把她从悬崖上一脚踹到谷底，已没人记得。菽雅不知所踪，只有一封字迹拙朴的信留在她的房间里。

“为了总有一天能够以塔妮丝之女的身份继承火山官邸的壮志，我将出门四处

游历。

“您一直以来都非常温暖。再会了，小师父。”

嵯峨后来几乎寻遍了整个交界地，却并未再见到过那个弓着背的女孩，也没见过一个总是怯生生的蛇人姑娘；她总是去找流氓吃虾子和螃蟹，两个人都很幸运，即便到了嵯峨踏入红狮子要塞的那天，谁也都还没死在路边。

野狗·

嵯峨总说自己是个守戒律的僧人，从不杀人。褪色者能在赐福的指引下一次次复活，所以杀褪色者不算杀人；神人和半神的体内流淌着一半神祇的血液，所以杀两个半神才勉强算是杀了一个人；至于她后来把梅琳娜送给她防身的短刀刺进艾尔登之兽的躯体，实际上杀死那兽的是刀尖上流淌的命定之死，也就是说杀死它的应该是梅琳娜而不是嵯峨。所以严格来说，她并没有破戒。

她抬起头看向厨子，厨子白了她一眼，接过碗给她添了第三碗饭。

“你到底是不是来参加战斗祭典的？”厨子看着狼吞虎咽的僧人，终于忍不住开口，“其他人都在为大典做准备，你怎么只顾着吃饭。”

“战斗祭典？”嵯峨环顾四周，其他褪色者果然都忙着保养自己的武器和盔甲，只有她抱着饭碗坐在饭摊旁边，“小僧还以为是城里在施粥哪，罪过罪过。施主，这顿饭多少钱，小僧付给你便是了，至于战斗祭典，小僧不喜打打杀杀，就不掺和啦。”

当然，参与不参与祭典并不是由她说了算的。红狮子城的主人杰廉盛情欢迎了来此的褪色者们，随后宣布了祭典的开始；嵯峨被人流裹挟着涌入正厅，背后金黄色

的雾门在她的视野里渐渐缩小成一个难以分辨的亮点。

“施主，小僧初来乍到，敢问施主这战斗祭典是怎么回事？”嵯峨向身旁的褪色者施了一礼，“小僧见大家都很是重视祭典，莫不是要大家决一死战，决出最后的胜者？”

“决出胜者？”褪色者像看傻子一样打量了她一番，“仔细看看吧，我们中的所有人，包括那一位，都是这场祭典中的失败者。这是为那一位举办的一场盛大的葬礼啊。”

嵯峨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远处的沙滩，那里伏着一只巨大的野狗，它以遍地的尸骸作为食粮，不时抬起头向着天空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

不知为何，嵯峨从那只野狗的嘶吼中听出了难以言说的悲伤。

“小僧大概懂了，那小僧便与各位施主一同去超度那一位吧，”嵯峨和那个褪色者一起踏上升降梯，“还未请教施主姓名？”

“我和他们一样，是无数为拉塔恩将军送行的无名者之一而已，”褪色者摇摇头，往头上扣了一个小恶魔头罩，“在赐福点再见面吧，如果你还能遇见我的话。”他们踏上松软的沙滩，远处的野狗，或者说是拉塔恩将军注意到了这群褪色者，他直起身来，抽出背后的大弓。

不知谁第一个回应了拉塔恩的怒吼，于是褪色者们散开、前进，像一群对着山脉冲锋的蚂蚁。

嵯峨第一次看清拉塔恩那双浑浊的眼睛时，他正扬起大刀，刀刃像斩断一根稻草一样轧过她的脊柱；几秒钟后她在赐福的光芒中重新变得完整，在短时间内从两截变成一截对于褪色者来说并不是难事，只不过新生的她走起路来像一只倒立的企

鹅，还没迈出几步就被一根粗大的巨箭洞穿了胸口。

疼痛积累得太多就变成了麻木。她用了十几次死亡学会扛着满身的箭矢像一只刺猬一样向前滚行，又用了额外的十几次死亡在遍地的残肢断臂里找到了一个裂成两半的小恶魔头罩，当她终于把那个头罩收进背包的时候，已经死而复生了整整五十次。但拉塔恩的眼神也在她心里烙得越来越深。她看着他用附着岩石的战刀击碎巨大的壶战士、用遮蔽天空的箭雨染红指头修女的祈祷；披着黑色斗篷的半狼战士像一道黑色的月光一样高高跃起，剑刃在他的盔甲上溅起冰蓝色的火花，狼和他的巨剑在下一秒被拉塔恩像轰苍蝇一样扇飞出去。她在拉塔恩挥动武器的间隙跑到他巨峰般的身躯下面，他的两条腿已经残缺，却依旧健壮如两棵巨木，她在两棵巨木之间看到一匹皮包骨头的瘦马，马抬起嶙峋的脖子，冲着她喷出带着敌意的鼻息。她仰起头，锈迹斑驳的刀刃上映出拉塔恩那双野狗般的眼睛。

她闭上眼，听着刀锋劈开空气、把皮肉和骨头斩成碎片。

在漫长如死亡般的死亡里，即使是褪色者也会感到疲惫与厌烦，很多人走了、很少人填上空缺。大家明白半神的生命不该由讨人嫌的褪色者来终结，于是战斗渐渐被祭典所取代，战士们表达了对拉塔恩将军悲惨境遇的痛惜之后各自散去，只有一个死脑筋的僧人还在一遍遍地死去又爬起。

嵯峨在赐福的光芒里睁开眼睛，刚才被砍断的腿又长了回来，她转过头，看到旁边一个褪色者正在堆成小山的尸体里翻找有用的装备。

“你没死啊，差点就把你的盔甲脱走了，”褪色者收回了伸出一半的手，“这里

有不少没人要的破铜烂铁，正合适拿去重锻一副盔甲，我这身被腐败狗咬得没法穿了，一活动就叮当乱响。”说着他甩了甩胳膊，他身上的铠甲十分配合地发出悦耳的响动。

“你是来干什么的？”褪色者把地上的无主防具塞进口袋里，用余光瞥了一眼正在发愣的嵯峨。

“小僧是和大家一起来参加拉塔恩将军的战斗祭典的，”嵯峨站起身，抖了抖僧衣上的浮土，“只不过其他人都走了，祭典里现在只有小僧和拉塔恩将军两人。”

“拉塔恩的祭典？”褪色者仿佛听到什么可笑之极的词汇，他放下手里的活计坐在地上，“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小僧听其他人说，拉塔恩将军当年与女武神玛莲妮亚一战，被她以猩红腐败侵入体内，自此徘徊于这遍地尸骸之间，囿于不得生不得死之境。小僧一心为拉塔恩将军于此境中解脱，”嵯峨合起双掌，“所以一直留在此地，想寻得一条可行之路。”

褪色者打量着她身上破得分辨不出形制的僧衣和软甲，像是怜悯这个僧人的苦功，又像是可惜这身装备根本不值得扒：“听起来挺辛苦的。”说完他又从死人堆里扒出一把还没生锈的直剑，看起来稍微打磨一下就能用。

“施主，你可知道拉塔恩将军曾经以一己之力击退坠向盖利德的陨星，又亲手封印了这漫天繁星，使它们再也不得流转？”嵯峨抬起头，墨蓝色的天幕笼罩在盖利德的猩红土地上，仿佛一幅巨大的油彩画，“星星静止后，无数人的命运也就此停转，只能如行尸走肉般活在世上，消耗此生余下的时日。”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褪色者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我就是个褪色者，没什么命运，也看不见这条命的尽头，每天都有

新的死法，想想还挺值得期待的。”

“小僧有时候想，星星的命运被拉塔恩将军锁死，拉塔恩将军的命运又被体内的猩红腐败锁死，连同盖利德的士兵、拉塔恩的红狮子骑士，全都把自己的命运锁死在这片畸形的土地上。所谓命数天定，但小僧并不喜欢被别人划定命运的感觉。小僧想要去打破它。”嵯峨站起身，她手里的薙刀有些钝了，但还能支撑一场战斗。褪色者看着她走向升降梯，问了一句：

“你要打破这些东西，那和拉塔恩有什么关系？”

嵯峨回过头笑笑：“谁知道呢，拉塔恩已经解脱，小僧只是去杀一只发狂的野狗罢了。”

“那你的路呢？”褪色者背起鼓鼓囊囊的包裹，和她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已经找到了。”她缓缓下降。

从前曾开放过一朵鲜花，一片猩红的土地在它绽放那一刻诞生。

从前曾开放过一朵鲜花，一位半神在绽放中癫狂、陨落。

从前曾开放过一朵鲜花，战争在绽放中走向不存在胜者的终局。

嵯峨跪在松软的沙土上，拉塔恩山峦般的身躯在她的面前逐渐放大，但她没有躲闪也感不到紧张，一根长矛在她坠落的时候穿过她的肋骨，现在她快要喘不上气了。她看着拉塔恩那双空洞的眼睛，闭目合掌，口里不住地念出带着血沫的字。

瘦马盯着眼前的褪色者，她的身体泛起九种颜色的光。

后来又开放了一朵鲜花……

“罪过，罪过……”她说，不知是对自己、对拉塔恩，还是对马。

她和拉塔恩一起被光吞没，一朵接天的莲花盛开在沙滩上，它的花瓣舒展开时，

仿佛有三万三千个太阳在盖利德的地平线上升起。

生肉丸·

“拉塔恩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战士。”葛孚雷点了点头。

“拉塔恩是个疯子，”嵯峨灌了一口酒，“交界地上有很多疯子。”

菟妮也是个疯子，她谋杀了自己的肉体 and 另一个可怜人的灵魂，自己寄宿在一个不老不死的人偶里面，整天坐在垫着几本书的椅子上等待着某个褪色者来为她做事。嵯峨后来听说她杀死了引导她的双指，而那个帮她做事的褪色者用一枚冰冷的暗月戒指从她手里换来了冰冷的暗月大剑，从此不知所踪，留给她黑夜彼端所有的孤独。

嵯峨与菟妮的交集止于一枚精巧的铃铛和一个装骨灰的盒子，只要把骨灰撒在地上，再摇摇铃铛，就能唤起那些未能归树的灵魂。嵯峨不很喜欢把灵魂们叫出来，它们太不安生，也听不懂她说的话，只会抡着武器四处乱砸，嵯峨修好被它们砸坏的篱笆和瓦罐，还得仔仔细细地把它们飘得到处都是的骨灰重新搜集起来。

所有的灵魂都不如仿身泪滴有趣。一是因为泪滴从不四处乱跑，而且没有骨灰，清理起来省事很多；二是因为骨灰们大多太过阴郁，虽然忠诚却也执拗，而泪滴和嵯峨很像，不光长得像，而且和她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心事的样子。

“泪滴，你为何生得与小僧如此相像？小僧以为面前立了一面镜子。”嵯峨打量着面前的自己，只不过那个她有些灰蒙蒙的，像笼着一层黑夜。

“因为我是仿身泪滴，”她回答，眼睛盯着嵯峨身旁的包袱，“我就是你。”

“你就是小僧？这可奇了，世上自然



是只有一个小僧的，”嵯峨挠了挠头，“如果你是小僧的话，小僧又是谁呢？”

“你说得对，如果我是你的话，你是谁呢？”泪滴也挠了挠头，“可如果我不是你的话，我又是谁呢？”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泪滴盯着赐福跃动的的光芒，嵯峨解开包袱的时候，她开口了：“我明白了。我就是你，而你是个疯子。”

“小僧是个疯子……”嵯峨抬起头看了看泪滴，点了点头，“你说得对，小僧着实是个疯子，那想来泪滴你也是疯子了。”

“我是疯子。把灵魂留在骨灰里的全都是疯子，虽然我没有骨灰，”泪滴指着嵯峨腰间的铃铛，“别把我召回回去，我不想和它们待在一起，盒子里太闷了。”

泪滴指着嵯峨的包袱：“永恒之城里没有虾子，我想吃虾子。”

虾子是流氓卖给嵯峨的，包袱里有很多，她很大方地取给泪滴来吃。

“真好吃，没想到虾子的味道是这样的，”泪滴吃完了一只虾子，“我以为它们和蚂蚁一样硬。”

“蚂蚁好吃吗？”

“不知道，我没吃过蚂蚁，”泪滴摇摇头，“或许和虾子一样好吃。”

泪滴又指着嵯峨的包袱：“永恒之城里没有螃蟹，我想吃螃蟹。”

螃蟹也是从流氓那买来的，虽然比虾子贵一些，但她还是分给了泪滴。

“真好吃，螃蟹的味道和虾子不一样，”泪滴吃完了一只螃蟹，“它们都这么大吗？看起来像永恒之城里的大铁球一样。”

“不全是这么大，小螃蟹很可爱，大螃蟹能把从马上打下来，”嵯峨抬起左手又落下，“再来一下，你就死了。”

“我没有骑过马，”泪滴摇摇头，“等我遇见了大螃蟹我会离它们远一点的。”

“你遇见虾子的时候也要离远一点。”嵯峨补充。

泪滴最后一次指着嵯峨的包袱：“永恒之城里没有生肉丸，我想吃生肉丸。”

生肉丸是战士壶们送给她的，她只随身带着三个，舍不得吃。

“这生肉丸都放得太久了，快坏了，”嵯峨把有些发黑的粉红色肉丸展示给泪滴看，“你吃了肚子会不舒服的。”

“我是仿身泪滴，没有肚子，”泪滴说，“不会不舒服。”

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嵯峨犹豫着，那三颗小丸子像是她的贪嗔痴，只要被泪滴吃了就能断得彻底。

“小僧死了上百次才换来这几颗，”她对泪滴解释，更像是想要说服自己，“如果你还想吃虾子和螃蟹的话，小僧可以带你去吃。那位施主锅里有吃不完的虾子和螃蟹。”

“我死过数万次、死了数万年，”泪滴看着嵯峨的眼睛，“无数个我死在了永恒之城静止的夜空下，我是我们中唯一活下来的，但我没见过虾子和螃蟹，也没见过生肉丸。”

嵯峨的手离泪滴不到半米，她只要收回手、把生肉丸放进包袱里，泪滴或许就再也不会朝她要。师父对她说过在外修行要以慈悲为怀，她已经给泪滴吃了许多虾蟹，地下的夜空在几万年里也不曾闯入过一只虾子，她给泪滴的慈悲够多了。

“如果你给我吃一颗生肉丸的话，我会帮你成为艾尔登之王。”泪滴说。

“可你就是小僧，如果小僧成了艾尔登之王，你也就成了艾尔登之王，”嵯峨把手往回抽，“你和小僧一样都是疯子，疯子不能成王。”

“交界地不需要王，它需要疯子。”泪滴抓住她的手，她第一次发现泪滴的皮肤

真的像一颗泪滴一样冰凉又光滑。

“但是神和指头需要王，”嵯峨看着泪滴，泪滴吃掉了一颗生肉丸，“神和指头不需要疯子。”

“疯子也不需要神和指头，”泪滴把手伸向第二颗生肉丸，“交界地上有很多疯子，很多很多。”

“小僧就是疯子，你也是疯子，”嵯峨很想尝尝生肉丸的味道，“疯子不需要神和指头。”

“生肉丸已经变质了，你吃了肚子会不舒服，”泪滴抢在她前面拿起最后一颗生肉丸，“如果你给我吃一颗生肉丸的话，我会帮你成为交界地最大的疯子。”

旅行·

如果一颗微不足道的石子挡住了路，人们会把它一脚踢走、从它的上方迈过；如果石头大到把路堵住，人们就翻越它、绕过它，把它从路上推开；可是有一棵粗壮如山岳的大树，即便强如蛮荒之地的战王也不能撼动它的根基，所有人的所有去路都被它阻拦，所有生命只能化为它的养分，或是成为它的异己。

后来一个傻子走到树下，她看着挡在道路的大树，和树下所有不得前行的生灵。

“你们都是傻子吗？”她说，“为什么不把树烧了？”

梅琳娜并不是傻子，傻子是不会把一匹灵马托付给嵯峨这样的褪色者的，更不会跟着她一路旅行。

“梅琳娜施主？”嵯峨坐在托雷特背上，有些心虚地望向脚下深不见底的悬崖，“梅琳娜施主，小僧……施主可否现身帮帮小僧？”

于是梅琳娜出现在悬崖上方，看着急得满头冒汗的褪色者：“如果你想听的话，我会向你复诵玛莉卡的箴言。”

“小僧现在不是很想听玛莉卡的箴言，”嵯峨紧紧抓着缰绳，生怕托雷特一脚踏空，“施……如施主所见，小僧方才失足坠崖，现在急需一条登上悬崖的生路，虽说摔下去一眨眼就能在赐福醒过来，但毕竟……”

疼。

她眼巴巴地望着梅琳娜，希望她能悬崖边放一条绳子下来。梅琳娜并没有带绳子，她看着嵯峨，皱了皱眉：“褪色者，我以为你们穿越浓雾而来，至少还保留着骑马的记忆。”

“小僧见其他褪色者骑过马，”她仰起头和梅琳娜对视，“小僧行路的时候骑过流浪商人的驴子。”

梅琳娜站起身，轻轻地叹了口气：“托雷特可以跳跃，在空中还能再腾跃一次。上来之后继续沿着赐福的光芒前进吧，褪色者。托雷特选中了你，希望你不要辜负它。”

嵯峨笨手笨脚地使唤托雷特起跳，梅琳娜戴上兜帽，身形消散在一抹淡淡的光芒里。行走在交界地许久以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看不懂一个人。

嵯峨其实很好懂。梅琳娜偶尔会在赐福旁现身，为褪色者讲述玛莉卡女王的箴言，当她仰起头轻声复诵的时候，嵯峨总会坐得端正，并在她说完最后一个字后掏出包袱，把最饱满的几颗罗亚果干塞进梅琳娜的手里。后来嵯峨认识了流氓，送给梅琳娜的食物也从罗亚果干变成了虾子和螃蟹，只不过依然是最大最饱满的。

梅琳娜不吃东西，嵯峨给她的都会被她不露痕迹地塞回包袱里。

“这个地方也存在着玛莉卡女王的箴言……嗯……嗯？”梅琳娜坐到赐福旁边的时候愣了一下，“这是另一个你吗？这个你看上去并没有恶意。”

“我就是她，”泪滴说，“小盒子里太闷了，所以我希望以这副样子跟在她的身边。”

“我的名字是……”

“你是梅琳娜，她和我提起过你，”泪滴打断了梅琳娜，她从嵯峨手里接过包袱，拿了一只虾子递过去，“你送给过她一匹灵马，虽然你没有送给我灵马，但还是谢谢你。”

“阿弥陀佛，泪滴，小僧早已谢过梅琳娜施主许多许多次了，”嵯峨接过话茬，“梅琳娜施主，小僧本想多给你留些食物的，奈何泪滴她……”

“生肉丸都被我吃了，”泪滴大方地承认，“永恒之城里没有生肉丸。”

梅琳娜失去了自己的身体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所以她拜托褪色者把她带到王都、那棵高耸的巨树脚下，想要在这趟行程中回想起自己仍然活在世间的缘由。那并不是一趟轻松的旅行，路上要收集迪可达斯大升降机的符节，还要征讨各路半神与君主，许多褪色者哪怕没有指头修女的陪伴、宁可独行也不愿答应梅琳娜的请求。

“一匹灵马，那又怎么样？”褪色者们不屑地拒绝了递来的戒指，“随便杀个骑兵不就有马骑了？”

只有嵯峨愿意带着她一起旅行，因为骑着一匹会二段跳的马对她来说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更何况路上并不缺吃的，即便后来多了泪滴，嵯峨也总能省出一份食物分给梅琳娜。

她们爬上利耶尼亚谷底长长的梯子，穿过潮湿的亚坛坑道。梅琳娜站在坑道出口旁的小山丘上，亚坛高原上的一切都被远处那棵望不见树冠的大树染成金色。与黄金树相比，太阳像是它枝头挂着的一颗苹果，梅琳娜看着那颗苹果，想象着它在

自己的视野中膨胀、点燃黄金树的枝叶。

嵯峨其实很好懂。梅琳娜与许多褪色者交谈过，他们说出每一个字之前都要经过长久的权衡：把卢恩化作智力还是力量？该不该从她手里接过灵马哨笛？要不要成为艾尔登之王？究竟更喜欢她还是菟妮……嵯峨则从不藏着掖着，虾子吃完了就大大方方地承认今天只有罗亚果干吃，梅琳娜摘下兜帽的时候她就夸她长得真漂亮。

“很多人不喜欢褪色者，”嵯峨说，“但梅琳娜施主依旧愿意与褪色者一同旅行。小僧有时候在想，如果世上没有了褪色者，施主是否会和其他人一起同行？”

梅琳娜沉默了。如果没有褪色者，她或许会选择与一只渡鸦作伴，她骑着托雷特，渡鸦站在她的肩膀上，和她一起乘着灵魂气流飞上亚坛高原。但没有能够直接飞上亚坛高原的灵魂气流。或许渡鸦能自己飞上亚坛高原，但不太可能替她潜入要塞、衔着迪可达斯符节飞回她的肩上。她该找一个白金之子，最好是女性，她可以为她找一匹离群的野狼，骑着狼的白金之子一个人就能杀死像葛瑞克那样孱弱的半神末裔，她们可以一起盗取迪可达斯符节，然后在城里的篝火旁看星星。

可是渡鸦或者白金之子不被黄金树认可，他们死去之后不会在赐福点再一次爬起来，也就不可能继续带着她寻找使命。

“其他人 and 你们褪色者不一样。”梅琳娜说。其实她很想与渡鸦一起旅行，渡鸦很聪明，能听懂她的话，不像褪色者这样吵吵闹闹的。

“但我们和它们并没有区别，万物生老病死，是黄金律法在万物之间划出界线，”嵯峨摇摇头，“黄金树排斥它们，只是因为被接受的生灵能够归树、成为它的养分。”

“我一直在回想自己的使命，关于我为何在死后仍然以灵体存活在交界地上，”梅琳娜坐到嵯峨对面，“在来到黄金树下后，我隐约回忆起了一些，我想我的使命就与那棵树相关。”

“我不喜欢这棵树，”泪滴摇摇头，“它那么大，挡住了所有人的路。”

“我要把它烧了。”泪滴说。

在某些方面，泪滴比嵯峨更像个疯子。梅琳娜皱了皱眉，她告诉泪滴，燃烧黄金树在律法里是绝对不可触碰、不可饶恕的重罪。

“梅琳娜施主说得对，”嵯峨郑重地点了点头，“黄金树生长了不知多少年岁，这么大的树，一把火烧掉实在太过可惜。”

在某些方面，嵯峨比泪滴更像个傻子。

“要烧这么大的树，肯定需要很大很大的一把火才行，”她看向梅琳娜，“梅琳娜施主，你知道哪里有这样的火吗？”

炬影

火焰巨人大锅的边沿积着一层薄薄的雪，它安静的时候像一座山，又像一座冰冷的坟墓，坐在上面时，介于钢铁和岩石之间的冰冷触感从屁股下面直接蔓延到灵魂里。

“你们烧了黄金树，”葛孚雷盯着面前的褪色者，眼神不似他们刚刚重逢时那样平和，“这是无人能宣判、也无人能行刑的滔天重罪。”他背后的雄狮——“野兽宰相”瑟洛修对着嵯峨露出尖牙，如果艾尔登之王把手伸向武器，它将先他一步咬断这个人的喉咙。

“不是‘我们’，”嵯峨纠正，“是小僧一人烧的。”

梅琳娜站在大锅的边沿，黄金树的枝叶在她的脸上投出细碎的影子，美得像一场不真实的梦。她用手指遮住黄金树的光

芒，望向它和它脚下的土地。有那么一瞬间，她承认自己动摇了，烧毁黄金树不但是律法和指头所不能宽恕的重罪，也是她自己在那一瞬间所不能接受的恶行。

泪滴正气喘吁吁地把捆成捆的木柴向锅里抛去，附近的枯木很多，足够铺满整个大锅的底部，但梅琳娜知道即便把整座雪山上的树都砍来、把燃料装满整个大锅，也不可能燃起焚烧黄金树的不灭之火。

“快来帮忙，”泪滴甩了甩酸痛的胳膊，“这么点木头，连锅沿上的积雪都烧不化。”

从大锅回到雪山要走一条长长的铁链，她们背着沉甸甸的木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泪滴一边走一边哼着不知道从哪学来的走调歌曲，梅琳娜看着她背上被木柴磨破的衣服，犹豫着该不该告诉她这场闹剧的真相。

“我累了，”泪滴把木柴往铁链上一撂，自己跟着一屁股坐在铁链上，“我们休息一会吧。”

梅琳娜坐在泪滴身旁，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她想，如果褪色者从这里失足跌落，一定在尸体还没落到谷底之前就已经在赐福点重生了，新生的身体站在崖边，可以听见上一个自己摔在地上的闷响。

“你会唱歌吗？”泪滴晃着腿，把头扭向梅琳娜，“我在永恒之城里能听见附近的祖灵之民唱的歌，但总是学不会。”

很久很久以前，梅琳娜或许学过一支古老的歌儿，她想，如果有一个褪色者愿意听她讲完玛莉卡的箴言，她就将那支歌儿唱给那人听；但褪色者们都十分急躁，他们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她赶紧把手伸出来、帮他们把卢恩化作力量。于是在寻找旅伴的漫长时光里，那支歌儿被她渐渐地藏在心底，直到连她自己都忘了怎么唱。

梅琳娜不会唱歌，她摇了摇头：“如果你想听玛莉卡女王的箴言……”

泪滴不想听，实际上，整个交界地上似乎只有嵯峨愿意听梅琳娜一遍又一遍地复诵那些拗口又晦涩的古老箴言。她看向大锅的顶端，嵯峨仍然盘着腿坐在赐福旁冥想，远远看去就像是锅上的一颗铆钉。

“她已经坐在那五六天了，”泪滴指了指嵯峨的方向，“自从我们找到这口大锅之后，她一动都没有动过。”

梅琳娜站起身来，但泪滴挡住了她的路，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泪滴，泪滴拿过木柴抱在怀里。

“你想作为火种，投身到那口大锅里，对吗？”泪滴看着脚下的深谷，“这就是你仍然活在世间的意义，对吗？”

她看向黄金树，点了点头：“我想要修复这个濒毁的世界、让死亡和生命一样平等地降临，我知道自己是在恳求你们犯下重罪——”

“不不，”泪滴从木柴捆里抽出一根，伸向前方，“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不用担心，火种我们会准备好的。”她松开手，木柴旋转着落下，很长时间之后才有轻不可闻的闷响乘着风飘上来。

梅琳娜警觉地后跳一步，从腰间掏出一把弯曲的短刀指着泪滴的脖颈：“她受赐了癫火。”

“什么是癫火？”泪滴抬起头看着梅琳娜的刀锋，“她是个疯子，疯子的火焰就是癫火。”

嵯峨在啜泣半岛安葬过一位目不能视的少女，又在玛莉卡第二教堂安葬了一位帮她击退血指的老猎人；或许若干年前某个绝望的褪色者推开过王都下水道尽头那扇厚重的大门，或许若干年后某个迷路的褪色者会踉跄着遍地的流浪商人尸体、沿着一块块石碑跳下，但他们都不是嵯峨，嵯峨没有见过名为海妲的灯火修女，也没有遇到过自称夏玻璃丽的癫狂男人。

“你知道她的火焰虚像是什么吗？”泪滴突然问。

解指老妪曾经告诉嵯峨，巨人大锅的火焰需要能够看见火焰虚像的人作为引火物才能点燃。梅琳娜能够看见虚像，她的虚像中，人和半神平等一致地出生、死亡，蒙赐福的生命在走到尽头后化作黄金树的一部分；米凯拉曾经能够看见虚像，他的虚像中，褪色者与白金之子、混种不分彼此；夏玻璃丽能够看见虚像，他的虚像中，混沌的黄色火焰把一切幸福与不幸熔融成虚空的一。

“那棵树不好，它是所有因果，所有轮回的断点，”泪滴的语气平静，“永恒之城里只有无尽的黑暗，我想看看黑暗之外的东西，但出来之后我才明白黑暗之外只有黄金树的影子。无论是人还是恶兆之子，生来都应该有自己的路走，如果那棵树挡住了所有生命的路，那它就该被烧死。”

“疯子，”梅琳娜沉默了一阵，看着嵯峨的背影喃喃道，“黄金律法不会承认这样的规则。”

“她不需要黄金律法的承认，”泪滴指着黄金树，“你觉得那棵树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们说话的时候嵯峨从冥想中睁开了眼睛，她站起身来，朝着大锅张开双臂。

“树就是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泪滴缓缓地开口，“所以烧了就烧了，只是活了这么久，有些可惜。”

波纹般的火焰在嵯峨的背后燃起、攀升，火焰织成一个圆环，环中映出千佛、天人与化生，诸佛宝相庄严，火纹粼粼如初绽的莲花花瓣。她站在火里，缓缓合十双手，火环向着天空扩张，燃烧成红色、绿色、蓝色和黑色的彩虹，彩虹又燃烧成一道指向天空的巨柱，僧人在巨柱中踏出

一步、向着大锅中的星火坠落。下坠的她渺小如一只迷路的火星蝶。

巨人大锅依旧沉寂，但梅琳娜知道，再过几秒钟，那口锅就会喷出永燃的禁火，把黄金树和它拒绝的刺一同烧成灰烬。

泪滴朝她伸出手：“这把短刀，希望你留给她。伴火同进者，终有一日会遇见命定之死。”

菩提·

“后来梅琳娜施主就离开了，小僧听说她留在了大赐福，”嵯峨从怀里抽出那把短刀，刀身弯曲如流水，又像梅琳娜好看的眉毛，“那里有位脾气古怪的老铁匠，小僧曾麻烦他锻过一把新的薙刀。”

“有不少褪色者去那里找她把卢恩化作力量，”她低头看着黄金树的灰烬落在刀刃上，“可惜他们都不愿意听她念玛莉卡女王的箴言。”

葛孚雷站起身，坐着的他在嵯峨面前像一块大石，站起来后他浑身的肌肉紧绷如铁，在嵯峨承认自己烧毁黄金树的那一刻，他和这个褪色者的旧情就已经叙尽了。

“真希望有个褪色者能真的待梅琳娜施主好，”嵯峨也站起身，她珍重地收起短刀，单手礼佛，把薙刀提在身后，“小僧恐是没有再见她一面的福分了。”

“褪色者，你烧毁黄金树、意图篡改黄金律法，”葛孚雷用斧刃指着嵯峨，“以‘初代艾尔登之王’葛孚雷之名，我绝不允许你进入黄金树、觐见艾尔登法环。”

“阿弥陀佛。葛孚雷施主，你还是不明白小僧的心迹，”嵯峨叹了口气，她的身形逐渐变淡、分化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她，“众生芸芸，一位王又怎能拦得住天下生灵的命运轮转？”

“我觉得你不该再提起黄金律法了，”泪滴站在嵯峨的身边，平静地看着葛孚雷，

“王和神都必须死，她已经受够这些繁文缛节了。”

“你还觉得你能杀死他？”泪滴扛着薙刀，盯着面前的艾尔登之王，他身上的汗水蒸腾如利耶尼亚湖上永不消散的白雾，“你上一次接了他几招？”

“三招，”嵯峨把破烂不堪的僧衣撕成布条缠在手上，她的手早已皮肉模糊，握住刀柄的时候像是有火炭烙在手上，“但小僧曾经见过他褪下盔甲的模样，那比现在恐怖得多。”

“他很有力量，”泪滴点点头，“如果我早些碰见他，我该变成他的模样。”

“力量正是葛孚雷施主为王的理由。”嵯峨向前走去。

她们迈过先王的尸骸，把双手伸入黄金树的躯干；玛莉卡的雕像在她们面前破碎、倒塌，手持石锤的红发男人从她的残躯上站起，他空洞如永夜的胸膛里铭刻着金黄色的艾尔登法环。

“拉达冈就是玛莉卡……”嵯峨恍然大悟，“原来金面具师父说的是这个意思，小僧终于懂了。”

拉达冈向空中跃起，对着她们三次扬起石锤，纯粹的黄金律法如闪电又如骤雨般落下，在地面上刻下不可弥合的伤痕，如果有人站在高处俯瞰这片战场，会惊讶地发现地上出现了完整的艾尔登法环纹样。

泪滴翻滚着躲开落在她面前的祷告，打量拉达冈缺了半边的头颅：“他长得可真丑。”

嵯峨把短刀刺入艾尔登之兽身躯的那一刻，一种怅然若失的空虚感弥漫在她的心头。从神的尸骸中浮起的兽物哀鸣着沉

入星河，金色的无边湖面再度变得沉寂，她跪坐下来，沉默地看着面前破碎的艾尔登法环，这沉默的注视与她方才经历的千百次死亡相比短得可以忽略，又比它们加在一起还要漫长。她呼出一口气，缓慢地把双手在胸前合十。

“想好了，”泪滴站在她的身后，“这样做，这片土地上就再无黄金律法。众生将平等地出生、死去、轮回，每个生命都有探索自己命运的权利。”

“他们会找到自己的美、丑、善、恶，有自己的律法和责刑，”嵯峨说，“他们可以自己拥立新的王者，但那不会是一位艾尔登之王。”

“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不接受这样的时代。”

“想过，”嵯峨平静地点头，“所以小僧如今是这交界地上最大的罪人。”

“死亡得到承认，我马上就要消失了，”泪滴说，“如果你回到交界地，帮我看看没有黄金树的太阳是什么样子的。”

“会的，”嵯峨把手伸进胸膛，取出她自己的大卢恩，“想来，那个太阳会很漂亮。”

“谢谢你的生肉丸。”泪滴说。

商人·

“落叶捎来讯息，在雾的彼端，我们的故乡‘交界地’，不再有艾尔登之王。黄金树和黄金律法不复存在，在人人生而

平等、万事万物都能自由出生和死去的世界里，想必人们会如此形容——”商人坐在山头，看着脚下的原野。

“那是一个狗屁不如的时代，”一个人走到他身后，“这能卖多少钱？”

商人转过头，看到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他手里提着一把生了锈的阔剑。“几十个卢恩吧。像你这样的死诞猎人已经见一个少一个了，这些武器你们带进坟墓里，掘墓人都不稀罕要。”

“无所谓，”死诞猎人把武器扔到商人脚边，“够换半块面包就行。”

“其他猎人都转行去做铁匠和佣兵了，恶兆猎人比你们好点，”商人捡起那把阔剑，擦了擦上面的锈迹，“至少交界地上还能看到活着的恶兆之子。你这把剑锈得太厉害了，只能值二十个卢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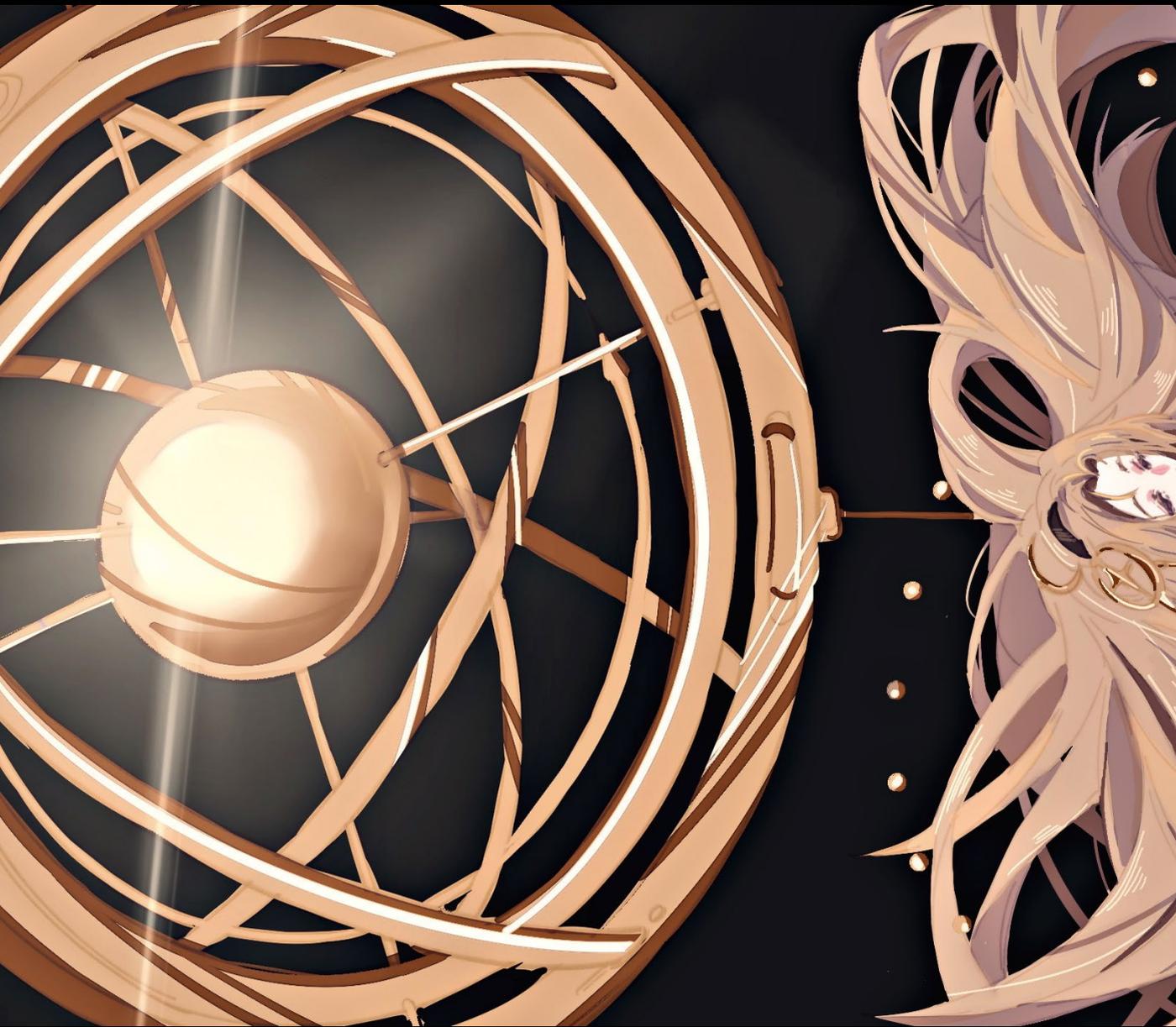
死诞猎人嫌恶地瞪了商人一眼，从包里掏出一个铃铛丢过去：“加上这个，不能让我吃顿饱饭？”

铃铛很精致，商人拿起来摇了摇，清脆的响声让他很是满意。“嗯……成交，我会给你一个漂亮的价钱。不过我想知道这铃铛你是从哪弄来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铃铛。”

“一个僧人找我讨了碗水喝，”死诞猎人从商人手里接过卢恩，“她说无以为报，就把这个铃铛送给我了。”



Artist: LOFTER @ 向畫匠行





Artist: 灰燻木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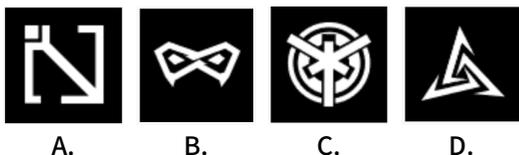


无论多么艰难的任务，只要有博士在，就一定能完成，我一直这样坚信着！
——阿米娅

1. 在游戏中，干员可以被粗略划分为八种，分别对应不同的职业。根据游戏内文本介绍，以下对职业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重装：高生命与防御力的职业
- B. 辅助：对部署有更佳效果的职业
- C. 特种：攻击手段多样的职业
- D. 术师：擅长远程法术攻击的输出职业

2. 截止至《孤星》活动，游戏内已实装干员高达282名。在这些干员中，以下哪一个子职业还没有对应的6星干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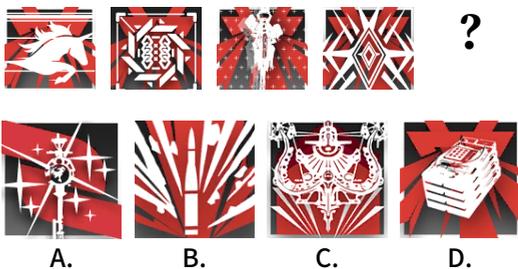
3. 有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狙击和术师之外的干员来补充防空力量。考虑天赋和技能，以下干员中，哪一个无法对空中的敌人造成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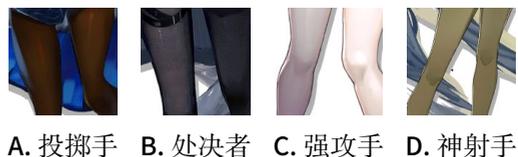
4. 因地制宜地发挥干员们的各自的长处是合格的博士必备的素养。以下关于干员天赋的描述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亚叶 - 药物阻断技巧：可以抵御来自活性源石的真实伤害
- B. 铅踝 - 目光如炬：使铅踝成为目前游戏中唯一一个可以主动攻击隐匿状态下敌人的干员
- C. 巫恋 - 伴生恶兆：可以降低巫恋自身的嘲讽等级
- D. 摩根 - 主场作战：在主题曲第 11 章中，部署时不消耗部署位

5. 仔细观察下列图标，并在问号处填入最合适的一项



6. 以下干员立绘中的截取部分和其子职业对应关系不正确的一项是



7. 在不同场景中作战时，恰当地使用战术道具能让战斗变得更加容易。以下关于战术道具的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改良型二踢脚可以改变十字范围内共 5 格的所有敌人的晦明属性，而且可以造成法术伤害



B. 爆破装置可以立刻击倒其攻击范围内的破碎支柱，单独部署时还能小力度地推动敌人



C. 轰隆隆先生具有作用时间前摇，可以对周围 4 格范围的敌人造成较长时间的晕眩



D. 干扰装置可以使敌方无人机失去特殊能力，降低移动速度，而且不容易受到敌人攻击

8. 实际作战过程中，周围的地形和环境也十分重要。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处于溟痕上的我方干员会持续受到法术伤害和精神损伤，“小帮手”可以使其不再造成法术伤害，并大幅降低精神损伤
- B. 多索雷斯涨潮时，处在潮水中的我方干员攻速会降低，受到侵蚀损伤，被攻击时还会受到额外的侵蚀损伤
- C. 在卡西米尔的黑夜中无法部署干员，只能将干员部署在有视野的位置，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对黑夜中的敌人造成伤害
- D. 谢拉格的冰面会对其上的单位施加寒冷，不分敌我，而且处于冰面上的敌人在发生位移时，移动距离会有额外增加

9. 如果作战环境中存在地穴，那么合理使用能够造成位移的干员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关于推拉机制，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一些干员的技能描述里虽然写作“拖拽”，但实际效果为反向推动，而非拉动。比如黑键的二技能和薄绿的二技能
- B. 推力是瞬时力，几乎没有作用时间，是立刻给予敌人一个动量；而拉力是持续力，至少有 0.5s 的作用时间
- C. 力度从较小力到大力共有 5 个等级，对应数值从 -1 到 3。只有力度等级减去敌人重量的值大于等于 0，才能使敌人发生位移

- D. 如果在敌人尚未经过其路径上的检查点之前，通过外力位移的方式使其经过了检查点，则敌人会回头再次经过该检查点

10. 在作战开始前，对地形的仔细分析也是让行动成功必不可少的保障。仔细观察下图所示地形，关于该地图的分析，以下说法最不当的一项是



- A. 该地图中出现的敌方领袖“弑君者”将会进入 A6 处传送门，再从 B12 处传送门出现，最后进入 A2 处的保护目标点
- B. 使用 C5 和 E9 位置的震撼装置可以短暂晕眩住其周围的敌人，但是也会改变一部分敌人的行动路线
- C. 由于距离 G12 的保护目标点过近，因此 D12 和 E11 位置的敌人出现时，其进攻目标为 A2 的保护点，而非 G12 的保护点
- D. 在不开启震撼装置时，可以分别扼守 G7 和 C11 两个关键路口，也可以考虑死守 B8 这个关键点位，集中火力歼灭敌人

11. 招募干员也是作战的重要准备环节。在 2023 年 5 月 1 日公开招募标签刷新之后，以下无法确保一定能招募到 5 星及以上干员的一组是

- A. 近卫干员，治疗，削弱，支援，减速
- B. 支援，费用回复，减速，防护，治疗
- C. 治疗，生存，群攻，削弱，先锋干员
- D. 重装干员，控场，削弱，生存，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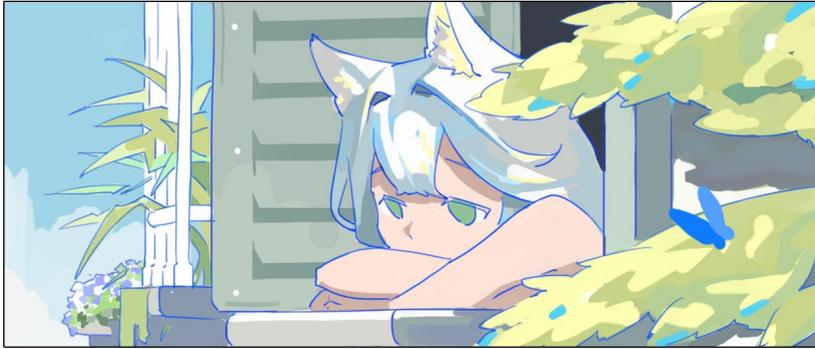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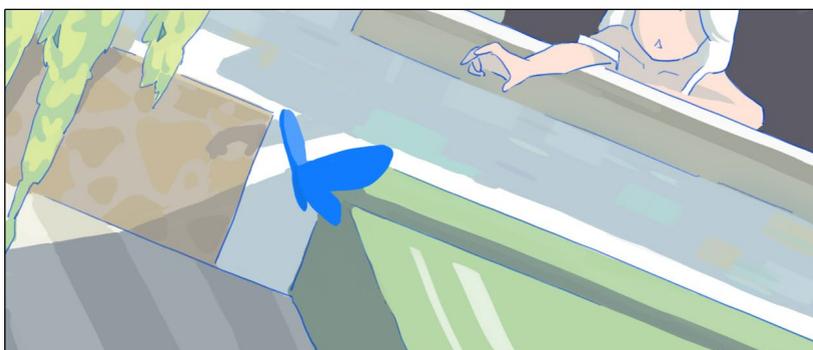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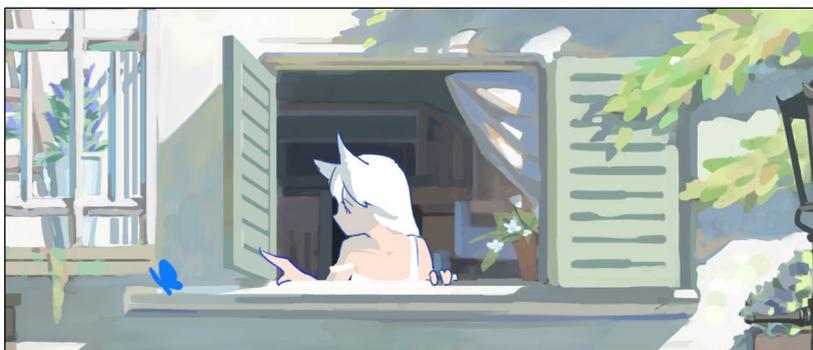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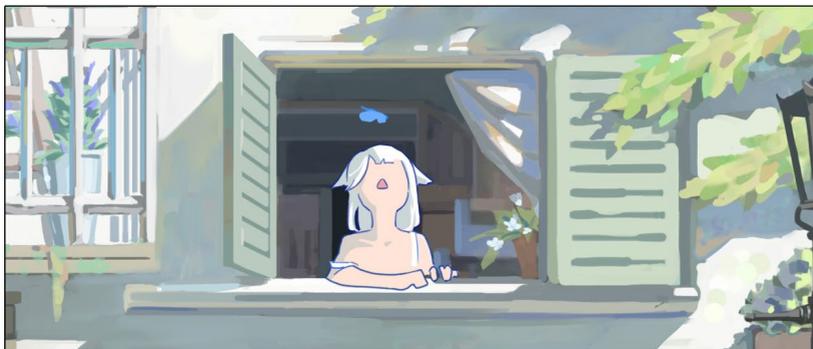


[点击此处查看本期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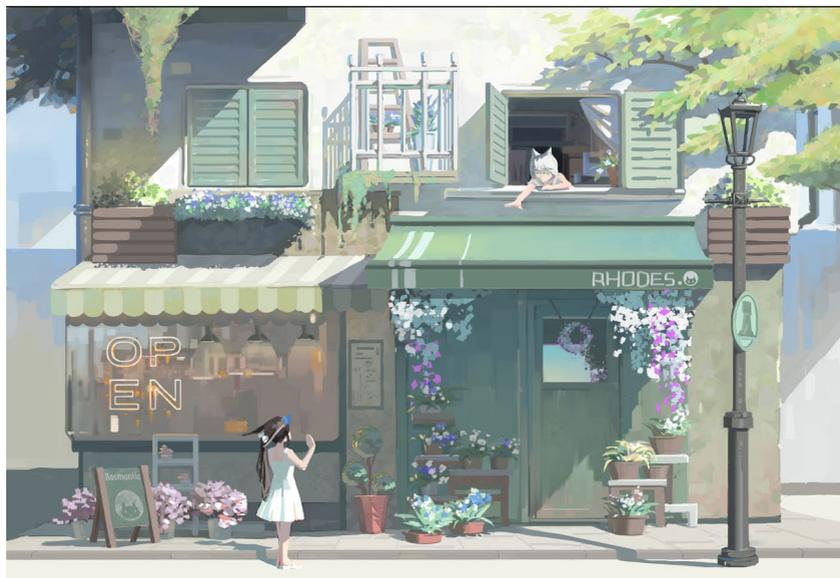
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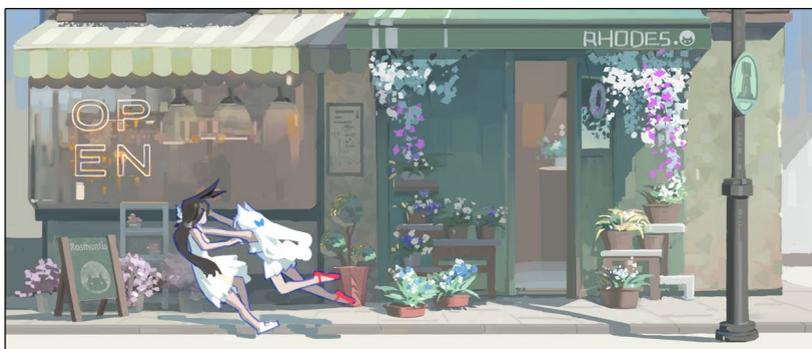
© MIMICAL











- "Amiya!" -

全新上市



Landen Monastery



新鲜牛奶

· 兰登修道院牛奶面包

醇厚小麦

*详情见泰拉各地经销商

回归线

Another End of 创刊1周年特

《回归线》越办越好，早日成为泰拉核心期刊 —— Khaleqwill.

祝《回归线》携所有明日方舟创作者的作品越办越好 —— Elden King Elysia

希望《回归线》能还原拉大地图中回归梦中的美好模样 —— 皓尘.

希望《回归线》能够一直走下去，各位老师越来越好心 —— Hymnoi

祝《回归线》杂志越办越好！祝TCA早日成为泰拉最大杂志社！ —— Salieri

《回归线》一直是最喜欢的刊物，祝有二创越来越好！ —— 汐韵

祝明日方舟和泰拉创作者越来越好！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坚持和热爱！ —— Azure

祝《回归线》杂志越办越好，早日成为泰拉第一报刊！ —— 云逸

从第二期起就发现了这宝贝期刊，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 雨

这个时代下的文字杂志都值得支持，祝热情和灵感传出硕果 —— ImtripleD

祝明日方舟越
来越火！！

欢迎继续来NGA做客！

—— 冲出一线

芜湖!!! 祝回归线越来
越火!!! —— 渊北河间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 晚芸落

回归线将熠熠生辉

—— 澄闪

祝《回归线》永世长存

—— 彼梦~

祝
回归线编辑部

爱来自大群♡

—— 扶哥

越做越好。
剑技研女 罗根白 编辑部 加油喵! —— 夜

燕皇A. CP9. Day 02.



CP29赠言祝福

P54/55

整合运动领袖祝《回归线》成为泰拉第一报刊 - 塔子姐
故事会结束，但生活不会，祝舟二创越办越好 - 白梨

即使故事会完结，但对舟二创的爱将一直持续 - 喝热水的Dr.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继续产出高质量的同人文！ - MizukiFan

祝《回归线》长久久，持续发粮产粮，永远期待！ - 哲

祝明日方舟和《回归线》越来越好，会持续关注哟 - 心静自然沉

很高兴看到《回归线》再更新！ - 乔溪

祝《回归线》越来越好 - 余荫

我是尤吉兰和白铁的狗 - 丹拾玖

每月抖破牛，立志做破牛 - 铜锣

抱到了以前每期都会报刊亭看书的感觉，祝以此火，感谢各位编辑与作者~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 发光的饼干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祝 TCA 越办越好 - CurryTofu

祝《回归线》越来越好 (海草拉) - 无痕哈

乐！ - 西利
酒梦

祝越办越好 - 元清

To 明日方舟

越办越好！

祝《回归线》愈做愈强！

祝《回归线》越来越好，明日方舟设计师!!!

稿陆夫

祝《回归线》下次均刊数大增加!! - 痛苦的CP排队人

祝新刊大卖!

祝《回归线》能一直办下去，越来越好 - 14King

—— 14万大C 锐笔

早日做子的老川 - 元镇年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 ezasol. 永远爱蓝毒 - 祝越办越好!!!

斯巴拉西!娜个娜奇,斯个巴\拉个西! - 黎明卿 一周年
《回归线》越办越好! 加油加油!!! - Y-Astesia.

祝愿《回归线》越办越好! - 诸葛兰的狗 加油!
祝《回归线》越做越好! - 热水壶
抽到缪缪 - 职业饲养员. 多喝热水. 天天开心!

希望回归线越来越好! 罗德多, 我将进军. 加油!
多带银灰和流明玩儿! 一好 - 秋云

祝《回归线》越来越好,蒸蒸日上!!! - 晓山青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别夜 会越来越越好!

加油! 祝明昉舟和喜欢他的人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 Pursant
缪缪六潜. 加油加油! - 青夜明 画了不卖,心胸狭隘!

我是埃拉托的狗 - Catibum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加油. 爱来自官方-official. 2P: 苏州 霍尔海于曼永爱 - 斯
All IN!!!

缪缪 我是你的狗. - 夜雨 水月天下第一可爱!
我永远喜欢温泉瓜老师!!! - 碧璃 一水月

加油!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 Miracle 故耶! - 阿郁.
重铸未来, 方舟启航! - 何未默 祝越办越好 - 夜白
祝《回归线》越办越好! 带银灰!!! - 下鸭. 天天向上摆罢

画了不卖, 心胸狭隘, 同人加油, 干翻丫丫 - 心流
心胸狭隘, 画了不卖, 同人加油, 干翻丫丫 - 冷凉. 埃利奥特和我
不要停下来啊 - 冬篔 结婚了. - Dr. 川

同人加油. 播剧. 计最棒! - 88
阿米娅, 小兔子加油 - W.
谢拉格在池水与狗到此一游 - 鱼子 sakna.

CP29赠言祝福

作为二创中独树一帜的作品，希望《回恒线》越办越好 —— 改枫

干翻角，画了卖，角狭窄，您宽阔 一身有 博出霍缪!!!
不要海翻要画画!  — 深海色 呱呱呱

鹰角，你的来自星辰呢? —— 安歌莉亚的心
鹰角，我的夜烟猫猫什么时候有命有良! —— 子屮
↑你修修呢? 祝越事越好

泰拉开拓通天地 大地 我是望你生的狗
大炎论亲贯古今 —— 月寻溪 我是w的狗
下次再来一次! 托思是真的 SKADI DE DOG 狗粮, yys!
这片大地!!!! 投嗣育母:  要来自大群♡

画了不卖! 心胸狭窄! 小能我爱你!!! —— 黑芥!
四周午快和 守林人! 为什么没有守林人!

P社: 快来平衡组里的男同气息, 急招妹妹
敬宇: 我要点名表扬一款由家心狗快隆的洞制作的牌壳 (All in!)
来原好点的!

鹰角, 我推王奇格呢! 瓜: 画了不卖, 心胸狭隘!
誓要厨遍全罗德岛老婆! —— 麦尔德 一窝 愿意 给老 摩多 ♡
朋友, 今天也是美好的天。 ♡为斯卡蒂献上心脏 (吃井) — Blue Prison
画了不卖, 心胸狭隘! 推王快异格救一下啊可!!

还不能休息哦!! 多画, 临光! 每次 拉普兰德小姐的狗! +1+1

 斯哈斯哈斯哈斯哈斯彻底疯狂! 彻底疯狂! 斯
都给我去玩明日方舟! 提调 P. cool — 凯反
给我玩明日方舟! 别那越办越好!

回归线

Another End of
创刊1周年特

马克

转眼间《回归线》就已经一周年了。想起2022年4月时我在TCA里提出了做杂志这个设想，而一年后的今天，《回归线》得到了十几万的点击量，得到了顽子姐的转发推荐，还登上了某都市传说（指CP29）……这些成绩是当时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这里我想感谢鹰角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可以让每一个人自由畅想的世界，感谢每一位参与《回归线》制作的staff以及为我们供稿的作者，感谢一些没有出现在staff名单，但通过各种方式为《回归线》提供大力支持的朋友，更要感谢每一位热爱创作，热爱同人的创作者和读者，是你们让方舟变得更有生机，让《回归线》能够坚持做下去，越办越好。

R3tr0

遥想初创时期，当我提出筹划一个同人杂志的时候，我自己也对能不能坚持做下去表示怀疑，在此之前，对于一份杂志应当怎么做也毫无经验。现在回看第零期杂志，小瑕疵还是很多，因为是匆匆赶工成品也很粗糙。不过现在，有了专业的排版和网页编辑，杂志质量也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我也逐渐退居二线（i.e. 编辑部首席摸鱼人，笑）。最初做文档和网站的时候，预期是有人看就不错了，看到评论中表达的喜欢和支持越来越多，感觉自己所做并非毫无意义，也庆幸自己能坚持做下来（而不是像之前参与的系列项目一样无疾而终）。

祝愿《回归线》在这片大地，或者说这片天空之下能像红酒报一样知名，像赫默研究员一样不忘初心，像凯尔希一样长寿(?)。总之，甬管主编的萨尔贡舅舅怎么样(?)，希望我有生之年能见证新的泰拉最大杂志社的诞生。

Per Aspera Ad Astra

循此苦旅，直抵群星

巡检长安

能做到一周年已经很难了，虽然我总是抓着主编的耳朵说他没能把回归线做到最好，但是我们都知道，总是追求最优的过程，往往只会导致次优的结果。所以今天这一步已经是次优的过程所带来的最优的结果了。那么，庆贺回归线一周年，也祝回归线下一年顺顺利利。

广英和荣耀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感慨，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对于我这种在这个圈子里年龄不算小的人来说，时间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真的已经过目了至少 60 篇文章了吗？我真的在这个不会给我带来经济收益的孩子上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吗？我真的因为他而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读者和作者吗？

一切真的如梦似幻。

If 啊，if，本月的主题是 if——如果，假若，无论何时，是否，即使，每次……虽说别人总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但假想我们在每一个如果，每一个是否，每一个选择，每个人生的分叉道选择的不同道路，走向不同结果，难道不也是一种想象和人生的浪漫吗？千金难买的不是早知道，而是面对“不后悔”。若是如此，每一个“另一个结局”都会成为美好的风景。

感谢当初一时激动聚集在一起的“我们”，还有后来逐渐加入的“我们”，以及支持我们，足以被称为“我们”的读者们。我们所有人当初的一个“if”，带来今天的成就耀眼夺目。

谢谢各位。

霜弦

不知不觉《回归线》也已经一周年了，从最早的试行刊 vol.0 到今天多次参加线下宣传的回归线也是成长了很多。最早制作回归线的初衷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将更多的关注给予文手与画师的作品。在如今的短视频时代，更多人关注了很多的视频作者，却忽略了很多短视频以外的优秀作品，而这些作品也同样优秀。做一个“快节奏时代的逆流者”，沉下心来观文，赏图，品味创作者眼中的这片大地的样子，寻找一个二创作者的“回归线”也是这份杂志的意义。

作为图片编辑，挑选符合主题的配图，封面和插图，也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虽然近来由于一些风波导致图片的挑选和授权相对比较困难，但相信风波很快过去，回归线也会向各位观众提供更多优质的作品。

很感谢各位读者一直以来的支持以及回归线编辑部各位的努力，各位接受采访的 up 主的支持，让我们能继续走下去，也希望有更多有着与我们共同目标的同路人能够加入我们，让《回归线》真正成为创作者的“回归线”！

黑子

不知不觉一年都过去了呀，真是意外。一年前的最初，突然霜弦还是谁问我“要不要来编辑部帮忙？”我还在推脱欸。之后我了解到一位我所敬重的人在这里，便追随而来——然而长久下来，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回头来看，我已经真的很喜欢编辑部的大家和《回归线》本身了。

瑶濯

祝福

扶柳千丝画忆舟，摇水乘花入高楼
金樽不尽一岁去，阁中年刻回归集
未忆孤星何时至，仿林不知已葱迟
微澜起意瑶台升，远竹话墨当久成

万能的小黑

我有时候会想，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老爹总是喊我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别总是忙着写东西，这时候我该怎么反驳他。我想，抛开文章给读者带来的笑容、泪水或者反思，写作首先应当是让自己快乐的事，是把我们的生活、情感、思想透过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而不是拿来追求名利的工具，不是悬在空中的无根楼阁。面前的读者、写手朋友，愿你在阅读《回归线》时找回自己写作的初衷，多读一本书，多见见外面的世界，在写作中获得更多幸福。

武乙凌薇

我和回归线的相遇起源于在 MEW，那时我被回归线所发的想法所吸引，不过我正式看的第一期应该是 2022 年 09 月号：乡愁和归处，之后在 B 站零星星的也看见了回归线的新刊发布和招募，不过因为公招 Tag 不对，所以一直没有考虑过（笑）。直到 12 月 7 日回归线开始招募技术维护，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在发送申请后我很顺利的进入了回归线的编辑部。

说实话，我在刚接手网页内容的时候还很紧张，第一是要尽快上 11 月刊的内容，第二是我对整个网站的结构与代码不熟悉。当初真的是照着之前的文档一点一点照葫芦画瓢的搬过来。不过在逐渐熟悉了网站框架后终于敢放开手脚去做啦，在更新杂志内容之余也对样式和功能进行了不少的更新，最近包括版权内容限制和网页随机彩蛋在内等一系列更新也是基本是由我完成的。

这个月也是回归线创刊的一周年，很高兴能参与回归线：几乎完美的方舟杂志的制作，让我们一起探索这片大地每一种可能性，我们的口号是：“做泰拉最大的杂志社！”

staff感言

mirror

回归线一周年生日快乐!

.....?

等等一年了吗? 真的吗? 完全没有感觉耶!

感觉刚组编辑部时的趣事(?) 都还能逐一回想起来哦? 真的只过了一年吗?

算了, 感慨的事情先放一边。

说实话, 愚人节当时说的, “想要成为泰拉最大的杂志社”什么的, 我一直不觉得那是假的哦。

如果是现在的话, 说不定……还真的有可能哦!

(虽然因为某平台对 ai 的暧昧态度, 导致图区授权难度更上一层楼了! 现在依旧没有解决! 但是!)

一定没问题的!

粥鋪

“罗德岛制药公司贺《回归线》杂志创刊1周年”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 (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 (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 [《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 (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 (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为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 (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



回归线创刊1周年特别企划

两个孩子

话说卡兹戴尔某社区中住了两家人，
分别养有一女，相交甚欢。

牵牛花之约

她要是今天还能找自己，
飘动的衣摆又会化作一大朵牵牛花。
因为就在今天清晨，在走廊的花架上，
今年第一朵牵牛花开了。

卡兹戴尔的海岸线

那里埋葬着卡兹戴尔的过往，
那些断壁残垣会记住这里曾经历过的苦痛，
而那些富有生机的植物正在迎接这片土地的新生。

加州旅馆

阴云小雨，正适晚餐
明人惶惶，暗流汤汤

菩提

她总说自己是个守戒律的僧，从不杀人。